

文苑集卷之四

序

立春日分韻詩序

翰林檢討男積編集

積



國朝之制每歲立春應天尹先戒其屬為土牛以其年支  
干以自推五行生克休旺而以五色彩施之又鏤木為小  
山飾以襍寶結珠翠為花葉以象春物之蕃盛是日

皇帝服皮弁服御

奉天殿備樂行禮文武之臣朝服在

列應天尹以其物進謂之進春羣臣班賀五拜稽首而退

上復御奉天門錫宴既辨而後罷蓋擊歷代舊典而加厚

之也永樂十二年車駕在北京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為明年之春應天尹于潛詣行在進春如故事宣畢翰

林侍講曾君子棻等七人者退坐秘閣相與嘉歎以謂

國家當太平無事之時而脩典禮彌文之盛豈特為一時  
美觀哉蓋天地以生為德人君以好生為心春者生之始  
也故夫頌重於春如此者所以致其奉若天道對時育物  
之意也漢制立春日下寬大之書今

皇一涵育萬物自夫念慮之微以至於政事之施無非兩  
以意養安利之者蓋不必於春而始見誠所謂其仁如天  
堯舜之主也而直與諸公幸以此時列官禁近從容兩京  
之中瞻道德之光華被恩澤之優厚蓋千載之良遇也昔  
宋之時翰林以是日進春帖于禁中屬時景而美德意今  
雖不行因時紀事以歌吹成文而垂之後世者本儒臣職  
也於是取唐杜甫立春日詩忽憶兩京梅發時之句書為  
瓦投器中各探一言為韻賦詩一首而直僭為之序云

歲除日分韻詩序

車駕巡幸北京之二年寔永樂十又三年也吾邑之士  
行在者翰林脩撰梁公華凡八人特十二月壬辰為明  
之春翌日癸巳式當歲除梁公感時序之遷而重鄉邑之  
好也相與合宴于其私第之南齋教親友之至情樂太平  
之無事更酬交酢劇談大笑不知旅寓之既久而去鄉之  
益遠也蓋是時法度猶明四夷賓貢天子一意儒術以  
熙鴻業所謂文明極盛之時也而吾邑之士又皆以文學  
奮身遭遇其時忝列華要亦可謂盛矣及歲時之閒暇舉  
酒相屬而倦倦以德業相勉將以上報國家而非獨為  
鄉邑之榮也梁公既喜之乃曰是不可無紀述因書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八字凡而按之各探一言為韻賦詩一首

以寓其慙惠之意于時留南京者則有論德揚公而下  
至監學之賢尚十數人顧其難錄之類有可想見而若夫  
會合之難則又不能無感於中也詩既成梁公命直序而  
錄之以傳于八家且以寄揚公而論其意何如焉

送胡允實詩序

洪熙元年五月

仁宗皇帝在位慨然興念侍從舊臣恚加以恩禮於是前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穆胡  
公加贈少師遣戶部郎中遠志往賜祭且致命焉仍賜其  
家白金百兩鈔五千貫文綺八疋皆有副而令其子翰林  
檢討種偕使者以行既畢事公季子允實亦隨其兄及使  
者謝恩來京師復以公之墓碑未立請於少傅兵部尚書

翰林公已為侍讀以清德懿行受知於  
仁宗皇帝制詰典冊多出其手及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公進為庶子職輔導

仁宗皇帝以其忠亮端確尤親任焉公雍容進退必盡其  
道凡二十年未嘗有變故既沒之後 二聖之所以哀惜

褒贈者有加而不眾夫古之為君臣者其初非不惓然相  
得也然而上下無間至於二十年之久如公者蓋少矣雖

二聖之大德有以崇其始終而公之所以致此者亦豈非  
其德之驗哉直之叔祖僉憲公實與公之顯考迨平府君

再為同寮公又與直先考瓊州公深相知是以公之教愛  
於直者加厚也則吾與允實豈一日之好哉惟吾二家之

祖皆能卓然自立於前者以德義相上也今吾與允實繼之求夫所以承藉光顯而無愧焉亦難矣夫世之為妄子弟者皆為人後者也然而無責焉而吾輩言行有一不當於理而君子以為辱先是豈為異哉蓋責備於其子孫者所以重其祖考忠厚之至也直與允實其何以自免於君子之責哉師前人之善而勉於為學則庶乎其可也允實歸矣事親從兄之暇益孜孜問學謹其言行以趾美前人君子之責將免矣以直之愚而冒榮苟祿蓋有不勝其責者故於允實之行而為贈言若此允實其亦有以處哉哉

贈胡憲使之廣東序

國家設布政司以統治於外而又設按察司以臨之其任蓋重矣夫布政司所統府若縣多者至百餘少者不下五

六十其為地也廣矣吏之賢否事之得失近或有不察遠或有不達者按察司得以刺舉輔其不及而匡拯其非使綱紀整飭法令脩明賢才奮庸上下無壅而治道成矣其任之所系如此然位既高則人仰之者愈衆任既重則人俟之者愈詳毫髮幾微有未至人皆以為病况乎小大之吏向風承意其為弊豈不多乎故君子之欲盡其職必先正其身存之以仁行之以恕明以燭隱微公以空曲直寬而不失之縱嚴而不至於殘則職斯盡矣然按察司有使有副有僉事而使者所以為之表也使失其為表之道則為之貳者且不憚况欲以儆其下乎此使之所以尤難也吾友胡憲字元節始舉進士為御史其名實蒸蒸然聞於世朝廷知其才嘗使署刑部及都察院其名實益彰微大顯





饒而其人則才學夔之得常州人多賀之而學夔不加喜  
蓋將以其水乎南者而施之乎知常人皆有以成其才也  
必矣此可謂常人類也於其行也知學夔者皆賦詩送之  
而予書其說以為序

鍾山齋公集序

山東臨朐縣公鵬舉氏之八年其子孟憲輯凡士  
大夫哀挽之詞一而予序之予自幼時聞鄉先生  
劉高言子忠公德正教肅天弟名張傳其學有其  
德者則公必知其姓名矣其學之精也五訓二傳讀之  
而知公之德其相慕如也公之學州同知事免復起  
而官山東矣永樂二年予獨第入翰林又得聞公有堂弟  
之政於其僞之人而朝之違官黃人往來山東者多能言

公之德予於是益信而予又嘗三事公於京師  
京師乃得見於今翰林學士楊先生所夫以相慕於累  
年而相遇於一旦其為魁偉可知也然公亦雅知予而喜  
與予接蓋不持鄉曲之故而先入之好焉公色溫氣和  
廉靜簡重聽其言無不當理考其行又無不合於言者蓋  
謂之君子無深也孰知去一年而公死矣嗚呼若公苟可  
多得哉此士大夫衰挽之詞所以作也然予聞之黃鳥之  
詩尸鄉之賦所以哀其人之不幸也公之德脩於身施於  
家而達於為政享其德於名而終於壽考宜可無憾矣  
而士大夫於公猶不釋然者蓋君子之於人愛其德則思  
見其人見其人則願與之以處而不厭故違離契闊則必  
見於言以致感動薦厚之意而況於死生之際乎然則是

詩之作蓋其好德之心不能自己也况若子者又安能已  
於言哉故為序之使藏焉嗟夫不務德而自肆者可以觀矣

移居唱和詩序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子以內艱服闋至京師主於東城子  
姻家歐陽君允和而揚先生士奇則居西城之金城坊所  
與鄰者同邑余君學夔謝君朝宗臨川王君時彥吉水錢  
君習禮張君宗璉周君向如周君功叙皆予之舊也先生  
重鄉誼為世好不欲棄子於遠思求近宅以處之使熏炙  
為善而先生之居乃與刑部員外郎汪麓對門時麓以書  
滿當遷而未受命也先生即令買所居宅恰如功叙與諸  
君皆力贊其成既而麓往陝西參議以去予以六月二日  
徙居之先生及諸君皆為幸朝夕相過不厭也夫京師

為之眾之所萃也然車轍馬跡於東城為多故晴則胃  
埃雨則陷泥淖至不可往乘而西城實亢爽雖雨陽明  
之變不異然終不若彼之甚也又子之乘適當淋漓之  
際頽垣敗屋往往而是子乃得安宅以居幽雅閒曠無車  
馬之擾塵泥之污清泉佳樹近在庭下西山之勝可一覽  
而盡之何其幸哉而又得楊先生為之依諸君子相與周  
旋其言語行事之間皆所以示益也予之樂乎外悅乎內  
者如此則其去小人而為君子可美矣古所謂蓬生麻中  
者子之謂也私竊自喜因呈詩四章楊先生首和之繼者  
凡十有八人皆一時之傑和平清麗可傳而誦也豈可以  
子之陋而廢哉明年二月二十一日子始復職為侍讀公  
事之暇序其所以作詩之實而以第錄之使好事者得以

郡遊詩序

宣德二年正月庚子 上有事於南郊明日大宴羣臣復  
以上元節勅賜假十日俾各飲酒為樂以彰太平之休宴  
罷曾君子榮諗于衆曰吾徒廢於職務不為閒曠之樂久  
矣今幸有恩命盍乘閑遂一遊乎於是諾者八人期以乙  
巳至古城古城金蕭太后所築其廢久矣而天王寺白雲  
觀在焉皆昔所嘗遊者及期李君時勉陳君德遵以俗累  
不果王君時彥陳君光世錢君習禮遂先行俟於順成門  
外予與曾君暨周君崇述繼之特天色陰翳極目無所見  
不能不少沮然而皆曰天素從人欲豈於吾輩有靳邪將  
必不然既出城陰雲忽開天日朗霽諸山秀列如畫其高

下起伏虎蹲龍躍之勢迤邐數百里皆可一二數之衆大  
喜按轡徐行曰此天相我也遂前數里至天王寺登殿後  
古臺四顧皆頽垣敗屋軍民雜處其中臺前一小殿殿前  
故址皆為耕稼之場浮屠七級亦頽為風雨所剝蝕蓋視  
舊加弊矣殿上有佛像三一僧侍側男女拜謁者足相踵  
皆施財以求福諸君厭之遂出西室繞其後數百步至白  
雲觀觀之西乃長春宮舊址觀則長春真人退居也道士  
魏道方起其廢殿堂門廡香華鐘鼓之設皆可觀而道方  
適入城為人構樓道童冲霄迎真甚恭然人之往來者與  
天王無異予因嘆曰有元盛時佛老之官莫過於此由王  
公以下爭奔走焉自謂足相寶以久矣孰知未及百年而  
並廢虛無寂滅之教果無益於世而人猶信向如此甚矣

其蔽也遂退入殿東法堂中享玄武像乃坐其東室飲  
茶畢諸從者各置酒饌相與勸酬時春風始至草木尚未  
萌動諸君獨以其幽雅故觴酌甚懽追思昔遊人事之不  
能常固亦有感于中然後知朋友相從於無事而得燕遊  
以嬉為甚難彼汨汨於流俗不能少暇者為可惜也飲既  
酣皆謂不可無紀錢君乃析唐人詩福地陰陽合仙都日  
月開二句為韻各賦二詩詩百言俾子為序然日且暮不  
可留遂罷去而餘興未已曾王二君望山北行由平則門  
入予與諸君循濠水踐故道以歸平沙漫流烟霞之照暎  
魚鳥之翔泳皆其心所樂者也明日詩成聯為大卷子因  
序所以遊冠其首

家譜序

永樂十四年直先考瓊州公以內艱起復因持家譜至京  
師將求序於翰林諸先生時已有疾不暇求直以其統系  
失詳也因間請焉則語直曰吾王氏其先居金陵蓋太傅  
導之後南唐時有崇文者為吉州刺史因挈家來吉其後  
遷虔州節度使而姪牧遂居廬陵宣化坊孫贊字至之又  
奉其父牧徙居泰和之臨深坊宋慶曆中贊為天章閣學  
士知諫院乞歸省其親仁宗書具慶二字以賜今具慶坊  
即臨深之改也後有承節郎三班奉直諱先者始居城西  
高塹巷而治園圃植花卉作亭榭於龍洲別墅以為樂子  
孫因徙居之號花園王氏今之所居則又自花園徙焉吾  
常侍爾祖竹亭公與爾叔祖御史公而聞之蓋其初譜牒  
甚詳元季兵亂祖胥夫携之以避難不幸遇寇其子繼

隆被虜譚牒亡失亂定而歸得故譜二片於燬燼之餘一  
自始祖以下至鐘六世一自奉直至鬱林公五世而已餘  
皆殘缺不可知故奉直公以上遂失所系屬而具慶坊則  
亦無有存者是以無所參考而抱戚於無窮乃自鬱林公  
以下所知者續之至于今而自奉直以上既無所考不能  
明其昭穆不敢強附故別舉奉直為宗而存諸派系於其  
前幸他日或有可考而繼屬之其他派不知者則缺焉此  
爾祖之志也嗚呼是豈其情之得已哉又曰吾宗自居泰  
和以來傳至于爾兄弟凡幾世雖不能大光顯於前人而  
幸世不失為士則吾祖宗之所以封植敷遺者可知矣叔  
孫穆子論所以不朽者在於立德立功立言其可不思所  
以自立哉爾小子其勉之直謹識之不敢忘今先公雖不  
幸而其言存以直之無狀其何能奉身而有所立哉因懼  
輯譜圖既完敬錄其言以告後之人使知其本之所自而  
無忘先公之訓庶幾能昌大於久遠也

蓋菴詩序

子交蕭進薦之未舉進士時嘗名其藏脩之所曰蓋菴故  
翰林侍讀梁先生為之記及薦之取進士官京師選為藤  
縣令又以詩序屬予夫君子之謙虛求道以自益者豈徒  
成己哉亦將以益人也薦之自益於己也多矣今而臨一  
縣凡一縣之人所以成其孝弟忠信之行厚其養生送死  
之具皆薦之職也推以益人此其時矣夫易著聖人之用  
而益之為卦所以明益下之道也其象曰損上益下民說  
無疆夫推己之德善以益下之人則人誰不欣戴之者然



非中正之道人猶不悅也故曰中正有慶卦之六爻唯二  
五居中得正故二曰吉而五曰无吉三四皆不足於此故  
皆以中正戒之然則中正之道固益下者之所當務哉倘  
私邪僻中正之反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則為損也大矣  
而何益之有夫五君也三四未盡其道也所宜法者惟二  
乎二以柔順中正而能虛中以受天下之益夫能受天下  
之益則資於己者厚而益於人者深其謂吉宜也雖然益  
之於人者有矣而脩於己者未盡猶為無益也故於人象  
有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說焉夫見善不能遷有過不能  
改傲然自足非人於千里之外其不浸乎中正者少矣何  
能有益於己而盡益下之善哉然則益下之道固貴乎中  
正而所以協乎中正者則貴乎有以受天下之益然非有  
之善改過之實亦何以來天下之益哉嗚呼亦難矣為之  
賢而有志其能盡是道以益下也審矣故為之序如此爾  
以足梁先生之未備庶乎兼體用合內外之道也工乎詩  
者申以系之

贈王行人出使江廣序

古者男子之生則以桑弧蓬矢射上下四方蓋示其所有  
事也故君子之行天下觀夫山嶽之崇高河海之深廣都  
邑之巨麗古昔聖賢道德之遺懿豪傑之士之所以經營  
得失成敗之際與夫物產之珍怪人事之盛衰風俗之美  
惡與其所以然之故而致其知廓其量達其才器而見於  
行事之間若此者蓋非偶然乎少則慕之然方困學未能  
也其後聞有為行人者使于四方得如前之所云異或為

之以憤頌焉及舉進士入翰林不得為所謂行人者方端  
端焉以寡陋為權解之者曰茲雖不能觀乎天下然得觀  
天下之書古人所謂不出門而知者可莫矣予心終不能  
忘也渤海王翔九皋端重之士也始舉進士為大理寺副  
父之遷行人予心喜其去詳刑之煩而遂遠大之觀而九  
皋之心亦與予同也故出入往來勤劬而不厭於乎九皋  
其真有得也哉初行人之設也皆以他材處之蓋取備使  
令而已

太祖高皇帝知其繫國體之重也皆易以進士非重事不  
得遣焉及其秩滿也往往出臨大藩典大郡其重之如此  
蓋以其學足為進士而其得於耳目又有若予之云者也  
然則士之仕也得宸臚於此而盡天下之大觀以資益乎  
已而無愧於男子之所有事豈不快然可樂也哉抑予觀  
夫皇皇者華之詩而知古者遣使之義矣其首章曰駢駢  
征夫每懷靡及其後則反復於咨謀度詢之說焉蓋君之  
使臣將以廣聰明也惟然有靡及之心然後能察下情而  
達之以輔君之治九皋其益務此也哉九皋今奉詔由江  
西而之廣東以予為江西人也來與予別予嘗頌為使以  
觀乎四方而不得者因九皋之行相與道之如此而又幸  
江廣之人之情之見察而得以蒙其利也故又率能詩者  
作詩以送之而書其說以為序

張氏文獻集序

張氏文獻者何凡文章之為張氏作者皆錄也不獨謂之  
文而又以獻名者何文固人而作觀其文則其人之實可

知此其所以名也張氏始由滄徙青五代之末國子丞叔  
完者又自青徙汴宋之南渡太常少卿泰實從遂居上虞  
之東門以故郡望表其坊曰清河坊示不忘本也越五世  
有君璋者作祠堂以祀先一本朱子家禮且錄先代所受  
誥詞諸作以傳示後世以表著前人宦達之盛至元澤重  
循譜以見其孝九臯記興於鶴以表其清九容累官至山  
東叅政九功亦累為學官而士倫甫則九臯之子今山西  
布政使居傑之父承先裕後以德誼重當時皆張氏之偉  
然者也居傑初自教職擢給事中陞叅議又陞叅政以至  
為方伯政事文學有過人者其弟居彥亦選自學官為僉  
事兄弟皆方面重臣豈偶然之哉哉自古有國有家者其  
先世所行必託諸典籍而又賢者識之然後可徵於以

遠祀宋夏商之後也文獻無徵孔子歎之况下於此  
張氏自五代至于今凡幾世其闕闕之華衣冠之美譽  
之著觀於是可知於乎此其所以謂足徵者歟宜其崇錄  
以傳也予交居傑久不腆之辭見於紀述者亦有矣惜乎  
不足以行遠也抑嘗聞之大家世祿所以有徵于後者固  
在此然至于今而不泯者則又言說焉晉范宣子自謂其  
祖歷唐虞夏商以來皆顯且大可謂不朽矣魯叔孫穆子  
則謂之世祿其所以不朽在於立德立功立言今張氏之  
世可考者亦既顯且大矣若益勉於三者卓然垂世而長  
存則張氏之顯且大有已哉居傑以是集徵為序故為序  
而道之

子友尹源本深為縉雲知縣以代選出棠陰清畫圖一卷  
示予曰源之為縉雲也未嘗敢以非道加諸民常欲有以  
惠利之然而未能也方師古之善為縣者而庶幾焉而遽  
以代歸縣人者老駕此圖為贈源不能辭源豈敢自擬持  
召公哉接乎目動乎心庶幾可少進焉此源之意也先生  
幸有以教予謂人之所得於天者其道同故聖人可學而  
至豈特召公哉以召公之心行召公之政則亦召公而已  
矣方公之循行南國或聽訟於棠下庶民之從已者勞也  
從已者勞且不忍况殫其力竭其才乎宜後人之思其德  
而愛其樹也世之為令治百里之邑人之所望者為利於  
已也苟如召公而每加厚焉使寒有衣飢有食勞役有時  
征歛有節幼者遂其長老者遂其安誠如父母之於子則

人當朝而祀之尸而祝之矣豈止思其德愛其樹哉  
有志者蓋寡也於是乎嚴刑以空感侮法以矜智貪利  
義福長惡以濟然舍垢忍耻以自容婢媪姑息以自佚若  
由是而人皆失望人既失望則將有遐心而何懷思之有  
哉本深去然之而民以美召公者貽之則其政之得民可  
知矣本深深謝源卷且將蒸而勉焉誠可謂有志之士異  
乎世之傲然無事者也予嘗與本深同遊鄉校知其心淳  
厚而和平將必能進於是矣故為序其端工手詩者申以  
勗之

贈吳君景春詩序

吳君景春毘陵人永樂中以才舉擢泰和令韓其常律一  
取給於家其為治以慈恕為本凡有教令必諄諄然親禮

君子而愛恤細民事務辦治當是時為郡守者尚嚴志入  
小人言不憚意於君會朝觀未京師以為不職言於吏部  
嘗解官衆謂君曰守嘗以事委君以廉能譽君矣今文符  
具在而反誣若此豈自言有曰或君自言彼得無怨邪吾  
無愧於心足矣何以言為衆以君為長者予邑士大夫皆  
惜之而贈言以勸君曰君如居於山水之間置書於自  
得也而泰和之人亦皆君之念或和皆未嘗忘於心  
今年來北京師中守其地聞君是信之細民之在京者  
皆忻然然拜曰安得公使聞我哉君自君之歸向之郡守  
既以嚴急正福殿而後之為縣者多貪殘苛刻無誠心愛  
民或情劣不勝任姦弊日滋民吾之是以思君孔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愛人仁之施故為隱者志無誠心愛民為

誠心愛民民豈有不化事豈有不治彼情劣不勝者固不  
足道矣貪殘苛刻乃仁之反而以之賊也則子鄉人之思  
君蓋誠有激乎心者矣吳君家宦興衣冠文物為鄉邑之  
望田園足以給朝夕池沼足以供游釣遠近之賓客可以  
觴詠而往來推其贊之贏又可以施惠於鄉黨其心蓋無  
不樂也豈介意於用舍哉而予知君存心之厚蓋君子人  
也故於其歸率諸公賦詩送之而為序如此且以示其鄉  
人使知其果可重也

胡先生挽詩序

太子賓客願菴胡先生以正統九年 月 日卒于南  
昌里第訃至京師禮部以聞

上為之惋惜遣使賜祭命有司治墳塋京師士大夫聞之

莫不惻然傷悼致賻真之禮於其葬也又為作哀挽之詞  
使執紼者歌以送之蓋先生之學問文章施用於  
朝廷流播於海內而清德懿行表然為儒林之望宜先生  
於世使後進之士得有所取法而敏於為善乃今已矣則  
凡知先生者其安能已於情哉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此哀  
挽之詩所以作也懷永樂之初直取進士入翰林先生與  
解胡諸公皆在內閣

太宗皇帝親任之直先叔祖啓翁先生在洪武初為監察  
御史與先生之叔父虞部府君同朝為莫逆直是以辱愛  
於先生未幾先生去為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及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直與執筆其間而先生為總裁所以教  
受者六至然先生已多病不能復談笑如曩時

仁宗皇帝即位念先生病久矣不欲煩以政加太子賓客  
俾致其事直持勅賜之士大夫以為榮先生既歸雖聲  
聞不立於朝廷而在朝之論舊德者俊必歸於先生達  
官顯人與東南好文之士之徵言者足相躡於門先生應  
之不倦人得而說之不啻若排壁以直之愚而先生賜之  
言大篇短章風灑乎其臆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而其言  
存直每讀之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則直之哀蓋又有甚者  
焉漢之挽歌有薤露蒿里二曲蓋靈以送王公貴人蒿里  
以送士大夫庶人皆歎夫人命之不長今先生年躋八十  
不可謂少矣且官至三品德望之際國恩之厚天下之似  
者蓋少可以無憾矣獨吾黨之士所以哀思先生蓋有在  
於此之外者皆於詩見之故敢為序使後之人有考焉



萬安橫街劉氏族譜序

仕者至於長子孫而人愛之不衰則其德之在人可知矣然非其子孫脩身慎行足以繼前人而欲得此於人蓋難也唐狄仁傑為諫州人感其德而祠之及其子景暉為暴於魏魏人遂毀仁傑像嗚呼景暉不若是也魏人亦薄於義哉今予觀之萬安劉氏而知其前人之德予孫之善與邑人之義矣劉氏本祥符人當宋之季有功甫者采萬安奉父漢臣母蕭氏以來萬安之人悅而戴之既而功甫與父母相繼沒其子七人世亂不能歸居邑西之橫街邑人敬而禮之曰此吾故采之後以予今予世二百餘年衣冠益盛而人之敬禮有加其前人之德予孫之善與邑人之義烏能如是然予聞其始有年幸以

重鄉邑其子俊英克肖之乎心慕焉昭年以族屬多而處繁不可以無紀乃作族譜以著其本而聯其支俊英又編為譜圖以便觀覽其意蓋欲正倫理篤親誼以不愧於前人父子之心何其厚也歷三十年俊英之子刑部員外郎廣衡與族兄臨武教諭有臨又取其當書者而續書之特刻梓以傳其心亦其父祖之心也自古受姓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歷世遠者德盛故也然前人之德不可恃也責乎有以繼之徒恃而不能繼而欲久且盛焉亦難矣樂武子有德於晉晉人思之如甘棠之於召公至其子鰲汰虐日甚及武子之施浚而鰲之惡彰故鰲受禍以償其家由是推之狄景暉之不及鰲蓋亦幸矣是故本之以仁行之以義體之以誠持之以敬前以此始而後以此繼則其

流澤之長傳世之遠孰禦哉劉氏之立於前者既美矣繼而不窮予猶有望於其後也廣衝端厚動慎士大夫稱其賢他日所立當又有大於今者足以光前而裕後予重之故因其請而為譜序如此

任處士挽詩序

處士姓任氏字保冲世居泰和北門以醫聞州里至處士樂閒曠自便不肯役於物徙居城西之庄村田園池沼足以自養茂林密樹足以嬉遊環縣之山足以適乎目悅乎心由是於聲利榮寵益不以爲意居嘗無事或一至城中遇故人親戚飲酒談笑及暮而歸其心益翕翕然也篤意教其二子敬立敬敏遣從子大父竹亭先生及蕭先生尚仁敬立以伯父保宜命爲後舉爲醫學官爲龍泉訓導教

敬亦爲里塾師遂與予同遊鄉校皆有賢名處士蓋自得曰惟天與祖宗所以厚我者至矣我何爲不樂哉予嘗造處士處士知予與其子游亦欣然相愛忘其年之長也其於他人亦皆有恩意見其爲不善即勸之使爲善人有負不平來告者處士以義裁之無不意滿而去蓋其色溫氣和而持心寬厚平易故爲人敬服如此後予竊官京師處士以永樂

卒于家凡知處士者無不感

良皆痛惜焉於其塋也士大夫多爲詩挽之此可以知處士之德矣予嘗觀夫世之豪傑士其貨利足以餌衆人勢力足以傾里閭言論可否以爲人之輕重視夫安常守義之士真不足當其意然人之服以心者少也至於其死遂臚口說於後甚或至累其子孫其得相忘於人已幸矣求

一言以哀惜之何可得哉若處士蓋亦安常守義而已辭  
有赫然動人者然生而人敬之死而傷悼焉是豈可以為  
得哉子故為序其詩觀乎此者好善之心可以油然而生  
矣發敏今為古藤知縣以文學政事稱於時詩蓋其所輯也

皋蘭黃氏宗譜序

皋蘭黃氏宗譜者譜黃氏之居皋蘭者也黃氏之先蓋出  
於陸終世遠代分譜牒亡失其家揚州之興化則自元治  
書侍御史大有始三傳至士源為高郵軍照磨因家高郵  
士源孫志道又徙平涼再遷于皋蘭故遂為皋蘭人至其  
子翰林編脩廷臣兄弟及其孫璿璿輩繞八世廷臣缺脩  
譜以明其所自出而歎其先不可考慮不足以傳信後世  
乃斷自治書始錄其可知者為書其出處履歷生卒娶壻

之詳皆禮書之欲以傳信也古者母姓命氏皆有貴者之  
子孫故國必有史家必有譜然燕自召公至惠侯九世已  
失其傳次名謚此史之弊也太史公作燕世家亦從而錄  
之不敢加一辭焉懼不足信也故夫有家者作譜以明世  
系宜錄其可知而闕其不可知者合傳會以自述豈專祖  
宗之道哉黃氏自治書以來世有極任至編脩乃以文  
學致身為史官蔚然有聲於當時而黃氏蓋顯雖治書以  
前失其傳而其祖宗積善累慶以昌大其子孫可知矣自  
垂以往德善相襲累而積之雖傳至千百世可也松栢生  
於高原至於大百圍歷千歲江河之流逾千萬里而必至  
於海者其本源盛故也子孫之視祖宗水木之本源也培  
其本以滋其末浚其源以達其流則愈久而愈盛其有窮

也哉廷臣以此請求子言故不辭而為序之以告黃氏之  
為子孫者

贈陳參政歸山東序

子友陳公士啓之為山東右參政也久矣

今天子即位大正庶官以新天下之治謂布政司所以統  
治府屬縣者也布政司官皆賢則能察屬吏之賢否而進  
退之民庶其受福矣於是擇遣御史分行天下考察舉吏  
而必自布政司始焉時山東之為右參政者凡數人御史  
會藩憲大臣議其所以去留者為之長者皆曰莫如陳公  
問諸寮屬亦曰惟陳公為賢又進諸吏而問之亦皆曰莫  
有宜於陳公者御史亦廉得實言於朝獨留陳公而遣  
其餘之吏部別用焉未幾陳公考績東京師吏部以為稱

管於上選之山東上又俾獨之語今以寵賁之陳公  
可謂榮也已子嘗論之天之生賢所以為治也然置之羣  
齋之中而無以別異焉則相率為怠相觀而化者有矣雖  
或有傑然不變者然亦鮮也故治天下者惟進賢退不肖  
而天下治矣然昔之為治者簡賢棄智有焉賢不肖混淆  
有焉此不足道也郭公知善善而惡惡若可為治矣然善  
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亦以亡用是以知人若為  
治惟在於辨別賢否而用舍之辨別則致其明用舍則致  
其決斯於治天下也不難矣堯舜之治用此道而已  
聖天子躬堯舜之資以興天下之治故為是以勸屬在位  
者詔下之日遠方之民相扶攜而聽之皆喜且泣頌少儀  
瓦奠見德化之成而所以宣上德以慰民心者非在於

陳公華乎陳公闕達周慎偉然君子也其不負所職也審矣予誠有望於天下之為布政司者而於陳公乎發之故書以為贈行詩序而諸公之作則係乎下方

贈獨孤郎中省墓序

予幼則從鄉先生曾仲章讀書因與獨孤君樂善遊相好也先生教人嚴而有法尤於樂善加意焉樂善亦感勵自奮晝夜不懈有以稱其意其後樂善以推擇為邑庠生子則浮沉里中十餘年亦被舉入邑庠復與樂善同學夜則焚膏讀書相繼至於旦旦即探題為文章務以道義相錫切又四五年遂同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久之樂善去為禮部主事秩滿陞工部郎中改北京禮曹郎中所至皆能舉其職凡為其長與同列者皆曰樂善君子人也然人

宵未盡知者而予獨深知之蓋自予交樂善於今殆四十年見其小心恭慎守禮而畏法未嘗以貧富貴賤易意如是者將終身焉信乎其為君子矣今年春

天子加恩羣臣凡任職者皆封贈其親於是樂善之尊府文彬先生得贈北京行部禮曹郎中母康氏贈宜人賜之誥命樂善既拜賜遂援例請告展謁于墓下又賜鈔二千貫以行於藏 朝廷之恩厚矣然亦可見為善者之有後也予聞樂善之大父景芳先生與其尊府皆孜孜儒術非善不為而皆以隱約終其身其所積者未發也樂善早以無厚業惟伸吟佔果之間思光顯其先人當時大夫君子皆有以信其必然者蓋善惡之報天違國未嘗違也今樂善遭過 聖明居官食祿者二十餘年復蒙

思追爵其親第五品赫然為鄉邑之光此可謂無天道也哉今之歸也鄉人父老之知樂善者必皆嘆嗟羨慕為其親榮之而凡為善而未享其報者觀之亦可以無忘矣故序以贈其行

送曾學士詩序

洪熙元年四月

上命皇太子恭祀

孝陵於南京一時文武侍從之臣皆上所自定而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曾君子榮在行吾黨之士榮君之去相率賦詩贈之而俾子序子謂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君在侍近二十餘年其雋偉之才該博之學雄肆奔放之文章傳誦於天下天下之人仰望其聲光也以矣蓋

所謂顯顯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令望之君子也其所以充乎內施乎外者豈有待於贈言也哉雖然昔者仲山甫之有行也尹吉甫作詩送之道其德行之美職業之脩視其遠歸於王朝所以慰安其心而致其殷勤篤厚之意者朋友之誼當然也則今之所以贈君者其可少邪君宮臣之首上所擇而任者也朝夕左右輔養肅德以隆國家萬年太平之本其任豈不重乎予聞之陳古通則感人也深言近事則動人也速况乎

祖宗積累之故哉今之去其所歷也遠矣

太祖皇帝平定天下經營規畫之跡可考見也當其龍興濼上取滁和渡采石定鼎金陵經墨吳越然後出師下梁豫汎掃齊魯燕趙之區而天下定矣然元之季世干戈亂



鐘民之存者無幾

太祖皇帝既安宅之承以

太宗之聖深仁厚澤洽于天下五六十年之間人物生息  
所在繁滋以至于今蓋太平極盛之時也夫其創業之難  
難守成之不易與夫民生之急於衣食以養生送死其可  
言者蓋多矣是皆所謂養德之資也豈特詩書兩載堯舜  
之道哉君於此其亦盡心焉耳矣裕高之詩曰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君之所勉而子亦  
為君誦之庶幾古人之誼也子與君同條而去留各異故  
惓惓之情如此他日還朝樂其職業之脩尚當相與歌咏  
之而君其亦有以處子也哉

西域行程記序

西域之國哈烈差盛強其次則撒馬兒罕蓋自肅州嘉峪  
關西行九千餘里至撒馬兒罕又二千八百餘里乃至哈  
烈所經城郭諸國凡十五六其人物生聚有可觀者蓋無  
幾唯此二國物產之饒風俗之豪侈遠近賓客之所輻輳  
大畧相似然無舊志可考不知於漢唐為何國此夷之所  
以陋也哉

太祖皇帝受命有天下四夷君長莫不奉貢唯西域遠國  
不能自達仰聲明文物之盛而與其謳歌朝覲之心久矣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仁恩廣澤澤不沾被其諸君長則時  
稽首南向曰 聖人之德猶天之庶幾其撫我乎

上知之擇廷臣之賢者往焉而陳公子魯實當其選公志  
厚樂易養已愛人教慎之心久而彌篤徧歷諸國宣布

明天子德意未嘗鄙夷其人是以其久不問小大賤貴皆  
衛風慕義尊事

朝廷奔走送迎惟恐或後既而各遣使者來謝

愚闕下貢水土物公則以其所歷山川之險易人民之多  
寡土壤之肥瘠貴畜之饒乏與其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  
不同備錄成書上之蓋一舉目之間可以想見萬里之外  
公之用心亦至矣予讀皇皇者華之詩而知君之所以遣  
使與使之所以事君蓋君在上不與遠人接也故遣使以  
宣己意達下情為使者欲副君之意而廣其聰明則咨謀  
度詢其可以緩哉公之上其書正此意也此孔子所謂不  
辱君命者也公所上書 詔付之史官而藏其副於家後  
之君子欲徵西域之事而於此考覽焉其亦亮公之意哉

贈訓導梁叔莊序

叔莊名粟子咸也以縣大夫之舉與予子積皆為縣學訓  
導氏世儒家多以文學致通顯叔莊之為訓導早於  
予身之聞自常情視之有不慊於意者然予則甚重之蓋  
道在是也故於其歸試相與言焉夫內外百司之執事苟  
有方者皆是以任之惟訓導之職甚重所以成賢才而為  
治天下之本其道則仁義禮智著於心著於經當朝夕進  
諸生講明而服行之本於身形於家而達於鄉黨州閭自  
人倫之道以至萬事之舉措皆盡其道則發於文詞者非  
虛言而施之政事者皆實行賢才成治道盛矣訓導所繫  
之重蓋如此然其所以教豈徒然哉身有之則下化之不  
然未有不相校與相夷者然則為訓導者固當惜其身以

為之本也予嘗觀之世之任此者多矣能盡其職十不一  
二見也棄替其親愛奔逐於權利疎君子而親小人出微  
幸犯危難而不顧或沉酣於杯酒之娛或陷溺於市井之  
習甚則憤然不能措一詞若是者比比也則於言教且不  
可况脩身以為成賢才與治道之本乎此其人皆大夫君  
子所切齒能免於其身蓋幸矣而斯文之不幸也叔莊好  
學而明道其言慎其行端其文慕著於外蓋不忝於其職  
非予之所嘆者賢方之成可必也然君子之學蓋終其身  
而後已未嘗有間也叔莊其尚加進也蓋道益明身益脩  
其立教之本益厚而收其效益無窮則叔莊豈但為吾邑  
之望將天下之望也予言之煩如此蓋相厚之至且使予  
子觀之亦有所警發也

石潭八景詩序

劉先生髦居永新未川上川水自義山來百餘里至先  
濟居匯為潭泓靜深洞見毛髮尤於良夜觀月為宜心  
甚樂之學者因號為石潭先生先生講授之暇即往坐潭  
上縣之巽隅有兩峯窺然正在前衆山莫之敢抗雲浮兩  
峯間慈揚上下蓋所謂無心於出者先生有契馬川上漁  
艇往來款乃之聲相應和旁有澗水水上為石橋俯視之  
亦清激可愛先生意愜則循石橋行芳草間尋乎惠廟古  
碑而讀之蓋翫然自得也暮歸坐林屋掩重關青燈燹燮  
學者更請益先生應之不倦夜久神祠鼓罷乃退休黎明  
道院鐘動即起盥櫛正衣冠坐堂上講授如常時時先生  
年幾七十矣間取其景物命為題曰巽嶺雲開石潭月皎

小橋流水芳草殘碑江船漁唱林屋書燈葉祠暮鼓道院  
晨鐘典士大夫歌咏之先生子定之為翰林編脩諸公聞  
先生之風者亦多為賦詩定之取而書之冊復請子序其  
端子謂山水之樂非仕宦者可得而兼也故雖不能忘於  
懷而亦有不得不忘者勢使之然也先生以子貴封翰林  
編脩有名爵之榮而又得山水之樂天之於先生何其偏  
厚如此哉然古之君子喜盡天下之大觀故子尚有望焉  
今之北京萬方會同之都也山河之雄深宮闕之鉅麗聲  
明文物之炳煥誠超越古昔而有所謂八景者賦詠之傳  
於天下久矣先生倘遂一來得接於耳目而描之聲詩豈  
不快然樂哉子輩得從先生遊而訪石潭之所以樂是亦  
一快也故為序其詩以俟

### 樂氏族譜序

秦和禾溪之有樂氏自糾始蓋由五代時來居之然舊譜  
亡不知其所以徙在宋時屢有佐郡縣舉進士入太學者  
蓋衣冠之族也元至正間大成甫再以明經舉不偶於有  
司而科目亦隨廢國朝更化樂氏子孫唯大成甫在因  
不復求進而惟肆力於詩四明烏斯道與予祖竹亭徵君  
常為序其集此文獻之足徵者大成四子曰孟堅仲韜叔  
潤季羨孟氏先卒子不及見之而惟謙仲叔季皆忠厚樂  
易表然其鄉之望也其諸子孫皆讀書守禮義象明閭矣  
有才欲見用於世而弗果象乾今以賢舉當得官其在京  
師數過子因以族譜求子序蓋其諸父之所脩也自象乾  
之子游而上之凡二十世歷五百年其變故多矣而樂氏

子孫猶有顯者其慶澤之長豈非世德之盛之驗與然所  
謂德者莫大於仁義仁義之實孝弟而已孝弟備於身行  
於家而施於宗族倫理以正恩誼以篤斯足以充其宗使  
人人而皆如是焉則光明碩大雖復久於是未可知也且  
為人後者不可恃其先德之盛而當情德以繼之然後能  
悠久而不窮晉欒武子之德非不盛也而厲以汰虐繼然  
賴武子之德以保其身及武子之施已沒而厲之惡實彰  
於是益蒙其禍以仆其家由是而知世家大族實由祖宗  
立德以啓之而尤貴乎有繼也欒氏既有立於前而又有  
繼之者是以能盛至于今後之人欲延續而引長之其可  
不務德哉予故為序其譜如此是亦相厚之意也

段叅政母夫人慶壽詩序

山東左叅政毗陵段君時舉之母夫人以元正丙戌七  
月日生至于今洪熙乙巳年已八十矣既君樂其母之  
壽且康也以是日大具酒餼盛賓客以為慶翰林侍讀李  
君時勉侍講羅君汝敬等聞之謀曰吾與段君同舉進士  
入翰林受

先皇帝命進學于中秘又同官京師十五年其相好最深  
夫人在堂歲時拜慶豈特吾黨輩哉雖為婦者皆然矣而  
夫人之所以提携誨導者皆有德之言則視夫人猶母也  
今安然獨存享其子之祿其為慶幸豈細哉顧相去遠不  
得願賀者之末曷相與為詩致頌禱之意而遣之山東使  
歌以為壽焉衆皆以為宜詩既成而俾直序之嗟乎夫人  
可謂盛福也已古之論福者皆以為有德之應蓋曰玉璜

黃流之相宜也夫人之德脩於身儀於人有足重者則福之降於天者孰能禦哉世之人德足以致福者有矣而或不能久也幸久矣而或困於疾疢不能以自樂也可樂矣而為子者或不能賢且貴也則安得無慊然於中邪今夫入有其福而壽考康寧精神不衰段君以才行著稱致位三品而當 聖明無事之時得以其祿教養為其得於天者豈不全備矣乎詩以頌之蓋宜也雖然福系於天若不可祝而有也而人於其所愛敬者則必以是祝之蓋曰天之餘從人欲也故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又曰君子萬年介尔景福蓋非不是致其愛敬之心則頌而禱之亦宜也此諸公作詩之意也抑聞之詩者歌詠其事而信於後世也蓋觀其言則可以知風俗之盛衰人事之得失是

以仁之下讀行葦既醉之詩而周家太平之盛仁厚之德今諸公之詩雖為夫人慶壽而作然所以從家之樂者蓋以時也則後世有得此詩而誦之者不獨以知夫人之福而國家慶澤之隆豈不於是而可信哉故為序之詩凡若干首

鈞陰堂詩序

鄧公子齊拔俗之士也於他物無所好而獨好竹居吉水之宮溪有隙地皆種之既成林矣乃就陰作堂以休凡賓客之有文者則相與講論其中他莫得至焉元進士河南文元暉名曰鈞陰堂而為之記一時名士皆賦詩今三十四年公年亦九十餘矣尚康強無恙士大夫之往來斯堂者不異於昔時去年公之孫用楷由縣庠充貢來北京北



京之能賦者聞公之所好如此又相與詠歌今用措以選  
舉得長樂恭諭將歸拜公於堂上舉酒歌詩以為壽而請  
序序之子謂天下之物非可一二計也而人之好之必以  
類張湛之於松陶淵明之於菊林逋之於梅周子之於蓮  
花蓋以德之似也若公之好竹非其清操直節不為流俗  
之所移與竹之清虛勁直凌風雨傲雪霜而不變者同歟  
昔人謂君子比德於竹然則公其君子哉為公賦者其亦  
好之以類哉予嘗聞洛陽之牡丹維揚之芍藥天下所不  
能加也名公顯人之居此者莫不好玩而歌詠之雖其品  
類之殊特姿態之妍麗不過數日之賞而已豈足以供玩  
好於悠久哉至於竹其容色皆不若彼之移入而君子好  
之不厭豈非此以其常而彼以其暫歟抑至植之類固各

一兩遇與雖然昔之人有好竹者矣晉之七賢唐之六逸  
皆嘗時之望然而沉酣於杯酒之中發軔於名教之外好  
德之君子不取也今公與賓客遊其不為此可知矣宜  
乎吟詠以著其美也抑又聞之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篤  
於自脩詩人賦淇澳以美之詩凡三章皆以綠竹起興其  
言有次第美武公之德積而至於盛也今公之意其亦若  
此也乎夫德者壽之本有其德斯有其壽矣用措歌詩以  
為壽乃所以歌公之德也竹云乎哉予故為序之以發其  
意云

送山東右布政使張公復職詩序

予嘗讀召南之詩而歎文王之德之盛也蓋其德備於身  
形於家達於其國矣而召公則宣布於諸侯化之所及其

人皆親上樂義而莫女子皆有嚴敬貞靜之德而在位者亦皆節儉正直之人其仁民之餘恩又使庶物極其蕃育而後已焉此文王之所以為盛也然召公之循行南國也

不肯煩勞其民或含甘棠之下以布政焉後之人思其德

至不忍伐其所舍之棠則其殷勤篤厚照養化誨之意入於人者蓋深矣故其效至於如此千載之後因其詩而稱

文王之德與召公之功不衰於乎何其至哉哉

國家受命有天下

今皇帝以文德治之其智如神明其仁如天地真所謂堯舜之主矣其布德施惠於外者則有布政之使蓋古召公之任也而張公子深當山東焉張公始由兵部郎中叅山

東之政既而以簡擢陞為使其宣

上之德以及乎民者又夫夫古今治道一也張公能以忠厚之心而奉行仁愛之政則治化之成亦何異於古人哉山東之地雖廣也其在位之君子宜有如羔羊之大夫者矣其人之親上樂義與其女子之德宜有如采蘋草蟲諸詩之所賦者矣庶物之蕃育亦宜有若鸛虞之所咏者矣其民之感慕張公而愛及其物者又宜有若南國之愛棠者矣惜乎其詩之未傳也張公今以考績來京師

天子還之山東蓋欲久其任而冀其治效之大成也張公

歸矣盛廣上之仁以惠于其下他日有采其歌謠而被

之樂官萬世之下因是而仰 聖明之德而稱張公之功

豈不咸哉張公將行其友翰林侍講陳先世率同列之賢

取其遺迹所經山川景物分題賦詩以送之而屬予為序

君子之言如此亦公之志也

柳卷文集卷之四

文集卷之五

序

贈少史彭君歸侍親序

翰林檢討男積編集 積錢梓

君字百鍊彭氏世居泰和月池為大家直之曾祖妣則君之從母姑也二家皆以德義相上而姻睦之行尤篤直少時嘗獲解若柏父介翁先生與君之尊府和林先生二先生皆直父友行博學洽於義然為望於鄉邑其所以教愛者甚至先生既沒而諸叔兄弟尤相厚不啻如同姓其篤誼如此若君與今國子典籍士揚則又有學問相長仕宦相親之益不特世好也君為監察御史以祗慎直諫見重於世凡其所至吏畏而民愛之既九年當大用乃以母老乞歸養朝廷許焉若君者可不謂賢矣乎夫仕至九年

有成績而無過舉可謂難矣其進高位享厚祿人之所慕也於是遂有忘其親者惟君子審於義利知事國之日長而事親之日短也然後能值進退之宜而全忠孝之道君誠能乎此異乎貪榮而忘親者矣獨私念之君子之相為益也盖未嘗相遠也直之為益於君久矣今一旦去之其能釋然於懷耶雖然猶有望焉古之君子既仕而歸則以其道教鄉人子弟使事親必孝事長必敬處兄弟必和待朋友必以信持身必守禮而畏法治家必儉以勤凡一言一行必本於道斯一鄉之風俗淳賢才盛矣是以孔子貴乎魯有君子也昔者直之叔祖啓翁先生嘗為御史老而歸其身未嘗違道其待人甚嚴而教學者甚薦後生小子望而畏之銷其非僻之心而由於禮義之途也不少繼前

贈康評事赴任序

康頴宜清以永樂辛丑進士得大理評事當之南京予與之同邑且與其尊府紀善君澗相好也故於其行而其表叔尹先生復道求予文贈之予謂評事七品官耳而以評事為職其上有卿有少卿有丞其左右寺又有正有副而評事次焉然審獄之當否而尼行之則自評事始其任重也凡獄之麗於刑部都察院者其情之枉直與其罪之

所當昏熟究而詳議之矣然不自以為定也必取覆於大理若自評事而上皆以為是焉則獄成矣刑之重輕莫得而易也然而當也人不曰大理寺而曰刑部都察院及其枉濫也則不曰都察院刑部而曰大理寺蓋以其枉大理而定也夫以七品之官而與責望之重如此可不懼哉然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焉彼入於刑者皆拂於理者也理散於萬事而皆具於吾心苟正其心而不以物自累則萬理明備雖治天下不難矣而獨難於治獄哉是以君子貴窮理也今大理評事漢之廷尉平也宣帝置廷尉平以讞議而當時決獄號為平然而君子已有招權召亂之慮何也蓋詳刑其職也非欲苟為異同也惟其是而已矣若亂其是非以招權利使刑罰失中民無所措手足則愁怨生而

禍亂滋矣故君子尤慎之宜清明聖賢之道蓋特以行之也予知其能善其職也審矣然猶言之如此者蓋愛厚之至云耳宜清其然予言也夫其亦以為厲已也夫

曾子貫挽詩序

曾公子貫以洪熙元年五月卒於家既葬士大夫皆為詩以挽之今五六年尚繼有作者其子兵部主事士弘特以求子序嗚呼公之得此於人不苟然也宜于文以發之蓋公製德樂善行成於身儀於家而重於鄉閭平居閉門娛意書史與世俗絕往來非婚姻家帛祭之禮未嘗一出里巷意有所詣則褻衣危冠徑往而遽返足迹不一至公門凡賓客襟坐侈放以為樂公不與機變之巧不萌諱心士弘既責公處之恬然不變節易意平生言行蓋無違於理

遠於義者若公可謂篤實君子矣宜乎諸公哀惜之不已也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詔廷臣任職者皆封贈其親公得封  
承德郎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配楊氏對安人皆賜勅命  
於時吾邑仕者十數人然父母身受其榮唯公而已皆交  
口譽歎以為宜士弘將奉勅歸拜於堂上而公不待矣此  
亦其可哀者也雖然予之哀公者蓋尤有意焉古之君子  
所以重者慎脩其身而已矣不以馳騁豪放為愈也身滿  
則化行於內而達之於外雖不馳騁豪放則加焉至  
而世俗之所謂君子者率畧乎此而馳騁豪放則加焉至  
於有所挾則又加焉於夫慎以脩身者往往笑以為迂於  
乎自化民成俗者視之其在此乎在彼乎使人人皆如公  
則鄉邑之淳風美俗豈讓於古哉如公者既不能多而又

已矣此子所以哀公也故歷道予之意以表其哀也  
其亦有感也夫

### 劉仲高挽詩序

子友劉仲高既沒葬于龍州之南園其子渙服闋來京師  
以當時士大夫所作哀挽之詞求予序蓋仲高居秦和縣  
城東門而子家城西相距僅五里予未仕時已與相往還  
俾高讀書有材藝其襟度夷曠而神氣充悅於人間可喜  
可樂之事大畧備之邑中之人鮮有能及之者暨子竊官  
京師仲高又治別業於江南有田園池沼竹樹之勝其下  
小江東流與贛水合重洲複渚綿亘乎其西仲高時時與  
客往遊擷芳擊鮮醺酒而酌之醉則依密林藉茂草以自  
適凡遊人行侶之去來耕夫牧子之作止風帆浪舶淵魚

水鳥之出沒隱見皆在乎目睫之間其心蓋超然樂也予聞之有不可及之歎其後連丁內外艱家居仲高數過予相慰藉意甚厚及服除則又數來與予遊或邀止其家或與奕基飲酒歌詩相得益懽甚予或以病止酒仲高則喜強予飲子難之則連引滿以導予笑曰先生將去矣他日思與吾飲不可得也子感其意遂為醉至大醉而罷及來京師居閑無事思昔之與君不脫然念之及朝廷有賜告之令極欲一歸擬先登道計故人之能相樂者則屬意仲高子謀至今未遂而仲高則與子絕矣豈不深可惜哉嗚呼安得役有曉暭推度如仲高者則予之序此詩其可已耶天下之人多矣有生而人死之有死而人莫之恤者仲高生則見重於人死則見恤於人又形於言詞

衰惜之如此則賢不肖可知矣仲高有孝友之行已具於其墓者此不著惟書予之意以為序以見予之不能忘情也

### 贈陳照磨序

陳植公培子戚也家世業儒公培亦以其學教鄉人子弟縣大夫以為儒者則賢也薦於朝諸大臣以吏牘試之衆皆曰非其所長公培援筆成章命意正大而行文暢達其賦儼委曲雖未盡合於吏之所為然亦非吏之所能為也衆皆以為難擢置優等既而授福隸按察司照磨將行吾邑仕者皆為子贈以言曰此公培意也於乎子天下之迂者也學不及於古人才不適於時用故當時達者無取焉公培今履屣然達矣而何取於子言又時俗多好諛諛非



予所能也以迂闊之性為抗直之言而欲告夫達者所謂  
方枘圓鑿惡乎能入哉然念公培世業與予同則其迂未  
必不同古所謂云同氣相求蓋以類合也公培或者誠有取  
乎試相與言之君子之學以明理也理者制事之本天下  
之事無窮而皆有理焉君子豈能事事而習之亦觀其理  
而已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矣豈肯習夫乘田委吏之事哉  
然而畜牧蕃會計當者何也猶夫理之當然者耳公培今  
去為照磨照磨以閱案牘察謬悞為職其事非一也然非  
有主乎中則亦豈能不眩亂哉徐然之而灼之於理理  
有所不通則事之謬悞可知非徒閱案牘為然也若事有  
專制者亦如是焉已矣故君子不慮事之不立而慮理之  
不明理果明矣則何事不可為世之達者類以儒為迂此  
豈知儒者哉然天下之理無窮君子之學亦貴於無已  
磨之職非甚繁且劇也公培以其餘力而又加學焉必曰  
無不明事無不當使人皆知儒者之可用則夫以迂為病  
者或庶幾少瘳乎予於公培誼不薄願相與勉之公培其  
以為然哉

送王御史還南京詩序

士之於世能知道者固難矣其能體而行之又難也夫所謂  
謂道者仁義而已盡理之純之謂仁通事之宜之謂義通  
士者明乎此體之於身施之於事使所存所由皆當理而  
無私適宜而不謬則謂之士無愧矣而世之為士呻吟於  
佔罪之間以求知此者皆然矣其體而行之則未嘗然也  
故有始承一命之榮而竊可行之勢於心已微然矣其

於事矯然矣夫傲然者惡能以當於理而矯然者亦豈能  
宜於事哉彼始命既如此若至於公卿大夫之位其傲然  
矯然將益甚則於仁義如何哉故子深嘆其難也雖然仁  
義者非特見於顯蓋無往而非是也於夫開居獨處之時  
而盡致知力行之實持養之久出於自然一旦顯而用之  
則豈有如前之所云者哉此士之所以責乎豫養也孟子  
之論尚志是已子支王鉉彥彞其始安之居時已有志於  
矣及為御史七八年其志蓋未嘗不在是也故事經其地  
者人皆謂不寬而與之處者莫不敬且愛焉非其兩存所  
由之當於理宜於事者何能致此哉充而極之則至於顯  
位其道可知也今年秋來京師將歸兄知已者皆惜其遽  
去而不可留也於是左春坊大學士楊先生率同郡之士

十人取唐人詩雜心何以贈自有玉壺冰之句為頌賦  
以贈之觀其所取之句則其意彥彞之意又可知也詩既  
成命予為序故書予意如此以冠篇首既以美彥彞又將  
有所勉也

安成彭氏族譜序

安成故文獻邦士大夫以詩禮名家者蓋多彭氏其一也  
彭氏始家番禺在宋之時有汝礪者擢進士第一官至尚  
書其德望顯於天下尚書之後有志奉者仕安成施德在  
民子孫因家焉安成之人以城南高街里護之號高街彭  
氏族日以蕃傳九世乃析居梅樹下又七世則復徙中溪  
其居白石簪石智溪蒼山上湖者皆高街裔也至今蓋子  
世衣冠而仕前後相望讀詩讀書博本尚實者比比皆是

其始一人之身歷世之久子孫至於累百十此豈無自而然哉予聞之曾叔孫棣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然則故家大族之所以久而盛者可知矣德蓋其本也德莫大於仁義祖宗以是啓之子孫亦以是繼之推而為功業發而為文章卓然表見於天下則足以亢其宗而垂裕於後世矣彭之受姓命氏歷世至尚書好學樂善忠敬孝友以聖賢之重自任緣安成以來領使職典方州為丞佐教庠序者相繼而不絕今毓敬進唯為廣東浙江按察僉事皆有名其所以啓之與所以繼之者如其是偉矣安得不久且盛哉毓敬初用薦入翰林為編脩與子處者數年久之進唯又入刑部為主事遂拜僉憲則正統丙辰予會試禮部時所取士也故其兄弟皆厚

射予子亦深愛重之今皆當盛年其所自立將不愧古人而足以亢其宗要在後之人善繼之耳善繼而不窮則彭氏之盛亦無窮矣毓敬脩輯此譜而以求子序故子序之以致予期望之意是亦相厚之道也

### 桃源蕭氏族譜序

泰和桃源蕭氏系出梁國子祭酒子雲子雲齊宗室仕梁久之棄官至臨江之玉簫山十七世至伯原知泰和縣喜桃源山水之勝因家焉世至漢卿父子以科第興自是而後子孫蓋蕃詩書之業資產之富縣之東南莫有先焉者也子生也後不及見其前輩長者之高風雅度數十年來始與德通德通才器偉然嘗以縣諸生試用於刑部有能名由是相往還不厭因獲見其諸父安正翁翁時年

已七十而言動未嘗慙於禮退而與其兄弟德嘉德夔德  
柳德贊德隣諸君遊皆雍容和學而其諸子姪亦聰明秀  
傑足以世其家後數年德鄰子聰村誨子鈞德隣子穰相  
繼應賢科聰取進士為主事二人亦典婺州縣說者謂蕭  
氏子孫皆讀書務善有志於樹立後之顯者蓋未艾於乎  
何其多賢也哉自古受姓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然所以  
亢其宗者德為之本也蕭之為齊盛極矣子雲亦一盛也  
世遠而分有不能盡然者自汴京府君居泰和其初一人  
之身至于今若干世子孫至多千餘指夫豈偶然哉昔者  
周人之美君子也言其保艾爾後必本於德音不已德音  
是茂則蕭氏之所以久且盛者其先德可知矣後之子孫  
而欲紹續於無窮其惟勉於德也哉德與重於尊祖尊親  
故發宗敬宗故叔獲自宗法嚴祭法不明故家大族兩泯  
著其本聯其支而親親之道行者譜牒存焉耳是故倫理  
正恩誼篤油然而仁愛之施充之以及於民物皆吾親親之  
餘也則其德豈不亦盛哉為子孫者世勉之其盛豈有已  
耶聰字孟奎才名重當時是將復亢其宗者續脩此譜而  
以屬予言故為序其首簡

竹山陳氏宗譜序

秦和陳氏族最大蘇郡幹君至于今幾世矣始家城西柳  
溪上其後乃散處馬族既散而貧富強弱有不能相通者  
矣子先祖竹亭徵君則保翁處士之壻先考瓊州公實陳  
氏之甥子妻則存翁處士之曾孫以正先生之孫良輔君  
之女也二翁實同產兄弟其故居在今仲亨居之後其出

入所由道則自古井巷中別為小巷西入叢竹中鄉邑之俗凡竹林茂美者率呼為竹山故陳氏之屬呼二翁為伯叔兄弟者皆以竹山表之喪亂以來竹廩屋毀前輩諸老凋落殆盡以正先生乃以所學授徒縣西鄙遂居雲樂山下而家甚貧獨陳氏族譜珍襲猶在也後其族有孔碩君者欲脩譜而失其詳時予先考為工部主事以外艱家居孔碩君乃從之以求於以正先生其後譜未成而先考服闋去矣數寓書索故譜以歸舅氏於是以正先生既老其孫桂芳梅芳與予兄弟皆幼而孔碩君亦繼亡不能得也後之脩譜者乃忘其故而於竹山之汰特畧焉嗚呼此豈有他哉以貧而弱故也夫譜所以明昭穆辨尊卑使親睦而無間傳存而不紊也何貧富強弱之有異哉自始祖之

一身以至於子孫之無窮雖貧且弱皆吾祖之所自出而安可薄邪收而錄之乃尊祖敬宗之道也厚之至也古之人蓋如此而今乃以貧弱而畧之異哉其所用心矣其故址雖存而其族人從先鑿池於其下月餘月劑半已入於池中又溝其故所由道將掩有焉亦以弱其孫故也永樂二十年春予以內艱居鄉里桂芳兄弟乃請其族兄仲亨伯度從先之外舅曾存禮亦陳氏之甥及陳氏外孫梁叔蒙壁子與從先面質而歸之桂芳其故跡猶宛然也獨隲於池者未復耳予又闕家藏舊書得其宗譜一幅自始祖至良輔君之派特詳焉乃以授桂芳兄弟使藏之而別錄為譜他日陳氏或有仁厚君子釐正舊譜而脩之庶可入也不然則自為宗亦可也夫人慮不才不惠無族裔才

矣。後由我立馬讀書慎行，乃所以為才也。且盛衰相承，天道也。自以正先生至桂芳兄弟，其不競也久矣。然皆實實勤本，勤生而節用，有子五六人，曰興宗、顯宗、成宗、亢宗者，皆予先考之所命也。蓋期之矣。天其將昌之也乎哉？桂芳尚居棠梨山下，予與為此譜而名之曰竹山陳氏宗譜者，亦冀其能復也。其尚勉哉！毋稽為鄙者之所薄也。

送余侍講歸廬山序

洪熙元年二月，翰林侍講余君正安以老疾得告歸廬山。同僚之士念交遊之情而重離別之感，相與具酒餼飲錢於其居之南坡，且各賦詩以送之。而命予為序。蓋君與予同舉進士入翰林，同受

先皇帝命讀書于禁中，凡二十有八人出，則連騎並朝，

席子又與君比屋而居，從容旦暮之間，探聖賢之微言，窺道德之至奧，發為文章以歌頌太平之治，暇則尊酒相對，驩如也。雖一時遭逢之盛，而諸君道同志合，他自以為莫及也。今二十餘年存者僅十八人，而曾君子祭王君時彥為左右春坊大學士，周君崇述為諭德，羅君汝敬、陳君光世、余君學夔為翰林侍講，李君時勉為侍讀，周君孟簡、周君恂如為王府長史，章君尚文為考功郎中，朱君添標為主事，予為庶子，與君皆在京師，而楊君宗勗、段君時舉、吾君叔縉皆出為叅政。沈君志行為叅議，洪君遵道為倉憲，盧君邦臣則以吏部主事常董被蜀中，而先世後以憂去。其在京師者十二人，然亦將老矣，而皆奔走營職，以自效。徵求相樂如曩時，蓋不可得也。死生契闊，固已有感于中。

而君又遽去則安能為之釋然邪雖然昔之仕者有不能  
得此者矣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小雅之所刺也今君雖老  
病而當

聖天子臨御之時深仁大德浹于臣庶因得遂其歸休之  
志而自足於山水之樂以怡神養性豈非至幸者乎願子  
寡昧齒髮日衰而志意荒落君又舍之而去將無兩資賴  
以自立徒竊廩祿縻歲月以取譏當時蓋重愧且歎也子  
既自為詩以送君矣而諸君之命不可辭故序其所感者  
如此以弁諸首云

秦和羅氏族譜序

古者公侯有國卿大夫有家而蕃衍盛大則必立宗以統  
之大宗一小宗四嫡庶之分明尊卑之位定由是論理正  
恩誼篤維持輯睦愈久而愈昌其後宗法廢而族無所統  
子孫雖衆源遠而末益分歷世浸久至不復往來而相視  
如塗人者亦其勢之必然也是以君子病之隋唐之際最  
高氏族族必有譜所以著其本而聯其文自祖宗以來至  
於子孫傳次之遠得以考其源流而不至塗謬此尊祖敬  
宗之道也自是而後至于今故家令族無有不務此者秦  
和城西羅氏其一也羅氏本周世宗藏前都指揮使彥瓌  
之後宋既受命彥瓌子琬避難居廬陵仲子延復徙秦和  
仁壽鄉之中園里九世至元達又徙居坊頭生子仲實仲  
實子弘祖弘祖子均瑞早孤隨母適城西劉茂林遂冒劉  
氏均瑞之子仁壽文壽良壽仁壽嘗曰吾祖羅氏不幸而  
冒劉水源本本吾豈最忘哉欲復羅氏而未果子孟昭兄



弟乃克如其志時有令隸戎籍者不得易姓而二叔文壽  
良壽實隸焉孟昭列言於 朝乞有所別白從之遂得復  
羅氏茲譜所載仁壽子孫皆羅氏凡劉氏者二叔之子孫  
也然皆好德樂義老者有慈良豈弟之風少者亦克盡恭  
順之節怡怡然相親也尚論其始孟原於一人之身至繩  
繩螿螿辟諸支體雖異狀而精氣脈絡之流通無間也姓  
氏之復與未復何足異哉予嘗辱愛於孟昭甫既又交其  
二子崇弁崇本皆英偉過人而進學不倦惜崇弁早世獨  
崇本成進士官刑部有名 朝廷推恩贈孟昭甫為中  
配胡氏封太宜人今崇本陞廣東參政顯榮當日感其族  
之子孫以文學入仕如宏如李楨者六七人表然傑出足  
以有為如崇弁之子大鏞讀書以取進士為業如崇本之子  
翰華又相繼而出則所以光前而裕後者其可量哉今年  
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崇本預典文衡來京師持此譜求予  
言故為序之

清溪陳氏宗譜序

清溪陳氏宗譜載陳氏之居清溪者也清溪之陳云分自  
柳溪然莫究其所以分此譜衡自泰和醫學教諭麻賢始  
叔賢曾孫為邦彥邦寧邦彥子仲仁邦寧子仲旦同領鄉  
薦為教官慮世遠而益分將愈失其傳故為此譜錄其所  
知者以示後世其所不知者則缺焉去年仲仁自松江訓  
導考績來京師得山陽教諭將之官出此譜求予序予未  
暇作至是仲旦自晉寧學正來考績詣予申仲仁之言而  
以序為請曰毅之先世皆力於善四傳而至毅兄弟凡六

人二父篤意教之蓋莫其大有立也而教與仲仁及弟登  
僅得為兩謂教官者無以大光顯前人以稱二父志今仲  
仁又死矣先生不愛一言訓勵其子孫俾皆勉於學以善  
繼前人而卓然有立於世則毅之兄弟受賜有窮哉子與  
陳氏同邑居惜子之生也後而又多去其鄉不得從先生  
長者究知邑中世族之詳往年見仲仁兄弟列名薦書心  
甚喜之謂非其祖宗積善安能致此乃今而知叔賢馬叔  
賢以醫為職德之及人也必多故大發於仲仁兄弟孰謂  
非積善之致哉今譜圖首之誠足以啓後世矣夫譜所以  
著所自出而使人善繼於無窮譜其所知而缺其不可知  
此作譜之法也眉山蘇氏出於眉州刺史味道然自味道  
之後失其世老泉先生作譜亦自其所可知者而錄之

孫引以矢真不若缺之為愈仲仁兄弟之名此譜本意  
意也嘗觀世之作譜者自受姓命氏以來皆能詳其世次  
然豈直能詳哉牽合附會以自矜眩而已耳使其祖宗安  
冒所自出其為不孝孰甚焉則子於此譜安得不深嘉其  
意哉且世家大族所以法久且盛者祖宗以善啓之子孫  
以善繼之也讀書以明善而深實力行始於家達於鄉黨  
州閭天爵既膺入官之途又於天下為之益篤而  
所及者益遠則其德於天者豈有已哉陳氏之子孫勿忘  
前人之言而勉於善以繼之則久且盛可必矣故為序之  
以勉其為子孫者

送賈知府還吉安序

吉安治九縣其民蓋四五十萬然多讀書知道理不可欺

以非義為守者為以理撫之則欣然從化凡有所令無不  
如志其不然則否故不知者以為難治往年平陽蒞金  
華朱侯相繼守吉安皆能潔廉以持己公平以臨民其行  
事必據於理一郡之人皆悅從及其去也郡人稱頌之不  
忘二公亦以吾郡之人之知理易治也皆深念不置雖相  
去而猶如父子之相愛此豈徒然者哉然則謂吾郡為難  
治蓋過論矣鳳陽賈侯為監察御史九年有名於時以課  
東擢知九江未幾以慶去服除改知吉安郡人於其始至  
也皆仰望之曰是必能以理撫我而侯之守己也庶其  
行事也公能以理撫民而民亦服從其教吾黨之仕於朝  
者聞之亦皆為喜而與其績之成今年以述職朝京師蒙  
天子仁厚之澤既受之而復申以丁寧之訓矣侯既佩

厥而歸將若有以大惠於其民吾邑仕者相率賦詩送之  
而俾子序於乎吉安吾鄉郡也吾徒之望治猶吾郡人之  
意也今侯既有志於民而又重以

天子之訓則郡有不治人有不受其澤者乎夫理者萬事  
之本人惟其不知理故往往昧其是非思有所不懷威有  
所不懼是以難治吾郡之人既異此而侯以理撫之不易  
其初志以終惠其民其治績之成蓋甚易也侯之德及人  
益深則後之稱頌侯者豈止若前守而已哉侯治郡將三  
年其必知郡之易治而吾復道其所以易治者如此蓋以  
解不知者之惑而深冀其治績之成也

送河南李布政赴任詩序

洪熙元年五月廣西布政使李公昌祺以外難服闋朝

京師見

上于奉天門 上顧左右曰是嘗官禮部者其才可用也  
明日即拜河南左布政使蓋 上在東宮監國時李公為  
主客郎中凡四方萬里外國慕義來朝與蠻夷內屬諸國  
以歲時入貢者皆李公主之其宴賞勞來輕重隆殺無失禮  
上以是知其才故去已七八年而猶眷之不衷夫羣臣之  
任職者苟有材具莫不奮勵以自見於當時其愛知於  
上至於久而不忘知李公者豈偶然哉非忠誠內積而恭  
勤不懈能若是乎古之論治者蓋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  
則明於其才行而用之無不宜斯能安天下之人而無失  
所者史稱帝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萬世之治莫有過焉  
者也今

皇上聖德同乎帝堯而於知人安民二者蓋倦倦然也  
即位以來凡英偉豪傑之才皆用之不遺其所以安民和  
衆之道皆咨諏而盡行之治化之盛蓋將與帝堯等矣今  
李公又以知遇之舊當藩翰之寄其所以裨聖治者豈  
不亦盛矣乎孔子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蓋不自  
知則所言有不信所行有不從雖有過人之才宜民之道  
而能知志以治者益少也李公既受知於上將言信而行  
從河南之人之愈益受惠也審矣予聞昔之人有感一朝  
之遇而為之盡者况君臣乎况李君之賢者乎予知其必  
能有以報 上之知遇而非苟焉者也李公將行士大夫  
知己者相率賦詩送之而以序屬予予與李公居同郡出  
同年又嘗同官京師亦可謂知李公者故為序而不辭

贈劉負外序

士之於仕非才之難而行之難也行既脩矣而才不足君子重之若徒逞其才而行不檢焉君子不以為善也由是觀之才達行脩之士宜為君子所重可知矣故為士者必以砥行為先務而世之命爵祿者亦於是取決焉有其行而又有其才則進於榮顯可必也優於行而劣於才者次之非是而亦進焉者有矣然未見其能終也萬安劉廣傑為刑部主事予知其為人矣蓋萬安與予泰和為隣邑二邑之人多通婚姻相往來廣傑為其邑故家其先皆習詩書循禮義故廣傑自幼已誦繩檢不陷於邪僻及取進士入官清約以自守而勤慎以臨事在刑部五六載其所決微號為平允為其長與為同列者莫不愛且重之然予察

其舉動辭氣衣服飲食蓋恬然不異於往時庶所謂才達行脩者今年尚書魏公舉于朝擢以為負外郎此其進於顯榮之時也夫仕者患乎才行之不脩無患爵祿之不予嘗辟之物焉物之盛衰視其地肥美則物盛不然必衰春氣既至生意已達若加糞溉焉其生也將日盛又累累而糞溉之則其暢茂碩大莫之能禦矣以曉齊之地無糞溉之功雖未必不主而欲其長且大焉益難也廣傑今進矣慎無變乎其初益脩其行而輔以美才何患不至於遠大也大理評事康宜清刑部主事歐陽廣湯監察御史歐陽廣洙皆廣傑之至親愛者喜廣傑之進而求予文為贈予亦素重廣傑故書予意知此以勉之

贈李太守赴清河序

子友李信圭之令清河也視其民如子凡有饑饉疾苦勞  
後舉切於其身則必為經畫慮置使之各得所欲事或不  
如其心則亦為之審緩急擇便宜使不困至於農事尤必  
使及時勸課訓督具有成法貧者資用不充則假於富民  
以給之由是小大皆得盡力於畝畝地無遺利官無負担  
民有餘食皆惟喜愛戴曰公撫成如是真吾父也一縣稱  
之無間言今年詔大臣舉賢為州守禮部章侍郎舉信圭  
衆莫不以為宜 上命知蘄州遣使徵之縣人無少長皆  
泣下曰奪吾父使惠他人我則奚仰於是有力者即走北  
京訴于通政司弱者訴于府訴于提兵官訴于巡撫侍郎  
乞留之事相繼聞 上重違民意憐為知州仍掌清河縣  
事而真民之在京者始大喜曰公若不歸吾輩遇不恤已

者死與徙而已今得免矣士大夫知信圭之賢惜其澤不  
大施而喜清河之民之受終惠也皆作詩贈行其姻家翰  
林侍講學士陳德遵持以屬予序予與信圭同邑少相善  
皆業儒皆有志斯民顧獨老於筆硯無以報 上無以惠  
下信圭所立何愧於漢循吏則予能不慊然耶嘗竊念之  
聖朝銳意養民而親民者莫如今蓋所謂民父母也有志  
之士當洗濯磨治以求稱 上意何其如信圭者甚少也  
其罷劣不職者不論以予所見假詩書以文奸言任詐術  
以逞貪欲肆威虐以快私心者蓋多惡在其為民父母哉  
雖謂之民賊可矣則如信圭宜其民之不舍也抑又聞之  
君子行道以惠民不以官成而怠不以老而倦也信圭尚  
篤於其道以安養斯民豈惟不負今之寵任與其慕慕之

意德業之成亦將永有耀也是為序

贈李知府赴任詩序

予支李湘允淮之守東平九年矣其愛養州民而為之與  
利除害盖有父母之道焉是以州民悅而戴之亦如子之  
於父母也其奏留者數矣今年秩滿當詣京師而朝廷  
已用禮部尚書胡公薦以為懷慶知府使者往徵焉州民  
皆不忍舍之隨而來者幾三百人請于朝乞留不得皆  
怏怏而去於是允淮遂之懷慶予嘗謂天生斯民而不能  
使之遂其生是以付之天子天子不能以獨治是以付  
之守令然則守令之愛養斯民非特上承

天子之意亦所以奉順乎天也然而欲舉其職豈有他道  
哉惟仁而已仁者無私心之謂其心無私則好惡與民同

民之所好者衣食足而力役均其所惡者飢寒之不勝勞  
苦之不釋也因民之所好惡而使之莫不遂焉父母之道  
然也是則無負於天子而亦可無愧於天今之賢守雖  
多而不賢者不可謂無也其所以不賢者其職之則惡其  
所好好其所惡失父母之道而民不遂也天子而愧  
於天民之疾之有欲其速去去而恐其復來者安能養春  
而不舍哉此無他理之在人無責感之珠上以此施則下  
以此應其效固應爾也懷慶之於東平其土地無大相遠  
而民俗有不同然其心獨無是理哉允淮以其施於東平  
者而施之篤於仁教於事本之以誠待之以發而濟之以  
和則民之悅戴宜無以異也誠無負於

天子亦無愧於天福祿之來將又有大於此者允淮勉之



翰林諸公素相厚者皆有詩贈行子果故故事其首云

贈歐陽文事赴任序

國家建學育才至于今七十年賢才之出以輔興運贊治  
功者不可一二數其教養之法蓋善矣然積久則弊生於  
是其所成就大有異乎昔者何也聖人之道載於書讀其  
書明其道優游涵泳以淑於身行於家施於鄉黨州閭然  
後發而為文詞以進於有司達於朝廷得列於庶位而  
行其道於天下兩學稽奉末兩造有復先立法之善蓋如  
此及其久也為師者昧於教為弟子者荒於學不復以讀  
書明道為事而專意於文章記誦他人之陳言以僥倖於  
一得幸而得之內無所守外無所施者亦多矣蓋不務其  
本而從事其末而未又非其所自為者無怪乎弊至於此

也學校政化之本也其所成就乃如此 聖明在上安得  
不加之意哉是故定解額限弟子之負皆所以致嚴重之  
意蓋欲萃英才務實學慎選而薦任之相與隆太平之業  
然又以為教之至則其成才也易於是增置按察官一員  
俾專領焉 詔諸大臣察舉有學行者而任之壘書獎勵  
給驛而遣焉吾邑歐陽君以吏部主事當其選 哲字廣哲  
其先君子允賢先生嘗助教國子叔父允和為監察御史  
雲南按察副使皆有名當時廣哲受教於其家其學行誠  
無愧於是選然子願有進焉賢才治化之本教官成賢才  
之本董教事者又所以為之本也今之去使為師者篤於  
教為弟子者勤於學先本後末善舉而不遺復乎前之所  
謂善而去夫使之所云弊者要在廣哲端其本以表勵之

而已夫廣世尚慎之哉翰林編修蕭繼進士梁業素和藹  
文皆相與厚者謂予與廣世有違宜以言為贈故為序以  
送之

贈曹負外序

曹義子宜向容人始取進士入翰林為編修再陞禮部主  
事今年用薦起超拜吏部負外郎子宜溫厚周慎達於為  
政在翰林者皆愛之予嘗自念使子宜居顯曹為要官則  
其所立當不在人下而可置於閑處邪及是舉也眾皆為  
之喜其友潘勤進學筆思有以增益之乃求言於予嗟夫  
予愚者也言不適於用今老而益愚其言益無可取將何  
以增益子宜哉雖然子宜子所重者也其可終嘿邪即宜  
自漢以來為清選號大臣之副今之大臣皆於是取之子

宜居是任不可以衆職比也况銓衡之任為治之本乎古  
之論為治者曰知人安民而已蓋知之明而用之當則惠  
有以及民而天下治矣今朝廷以是付吏部是以治天  
下之本付之尚書侍郎據其綱所以任其詳者則郎官職  
也外之治民自布政司以至於縣其職衆矣臨乎上者固  
難居下而親民者尤難上下皆賢斯美矣苟或不然則民  
有受其害者然何以知其賢哉精鑒博采而已精鑒於己  
而又博采於人則無有不當者用以治民則民亦無不安  
者此子宜輩所宜用心也使今日之治可以隆於堯舜之  
世論其所致人將曰自吏部功德當時名流後世豈不美  
哉子宜與予遊將二十年其相好加焉今之贈言固望子  
宜功成名立而進於遠大也果然人將論其所出曰自

林則子雖老而愚亦與有榮耀矣是為度

送何侍郎養病歸建昌序

正統六年十一月刑部侍郎何公文淵以病乞歸建昌  
上如其實病不可留詔許暫開就醫藥庶得速愈既愈則  
任職如故蓋公之病久矣常龜勉任事不少懈至是有難  
復強者故上矜而許之而眷注之意不棄今既下士大  
夫莫不惜其去相與嘆曰何公初為御史已有賢名聞天  
下及舉為溫州其愛民如子為之興利去害民亦愛敬之  
如所生迨入佐秋官尤盡心於其職小大之獄必以情按  
清慎仁恕之君子也今之賢如公者無幾人使君汲黯治  
淮陽時不猶若愈乎既又嘆曰何公豈肯欲自便者哉叔  
於義而已君子之行道繫乎身身果病矣猶以難強之節

然而貪穢窮之榮利自謂足以任職而不至於急且廢者  
未可信其必然也何公之去其誠賢遠於人矣哉

上之眷注不衰美其病愈而復來蓋好賢之心篤知之深  
故期之遠也而於公見之宜矣予聞而是其言吾郡之士  
之為刑部屬者梁蔡等則過予告曰蔡筆之從公舊矣荷  
公之教亦多矣裁其過勵其所未及使得免於殆且辱者  
皆公之德也公之歸善矣蔡筆將何恃而立哉且非特蔡  
筆然也凡為屬者蓋莫不然願求一言以寫慕戀之私請  
勿辭嗟夫子與公同仕於朝蓋三四十年而予所業者文  
藝之末而已達於為政莫有過於公者也今老而學高方  
資公以自益而公乃以病去予固不能釋然於懷者豈但  
蔡筆而已邪予聞洪範之福蓋以德為本公之德有幾矣

而及於人天報以福蓋未艾多藥之喜當即見之况  
上之所眷注者乎瘡而未未而久於其位以與道致治子  
與諸公之所望也因書以為贈行序

贈訓導李卓序

李氏居泰和前程里為故家子嘗識子能敦厚周慎蓋其  
族之表然者心固重之永樂丁酉子以外艱家居南溪蕭  
鵬漢甫請予為子師子能之孫卓蕭氏出也時年尚幼亦  
從館下聽誨言應對進退率有可觀者予心又喜以為子  
能有孫如此蓋可異其成矣去之將二十年而卓果以明  
經應訓導之舉來京師試在優等既受職將之寶慶謁予  
拜曰生嘗受教於館下矣今幸得教官懼無以當眾望頌  
先生終教之子聞而心益喜蓋喜其能進而不已也天下

之理無窮君子之學豈有止足之限哉聖如孔子猶曰我  
學不厭况其下者卓之志如此宜予益為喜也夫仕者之  
任職多矣苟有才藝皆足以辨之惟教官以成賢才為職  
而本諸其身必其學之在己者沛然而有餘然後所以應  
人者亦浩浩其不窮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卓  
宜務此而已師者弟子之所取法也惟以身率之則不令  
而從然今之弟子蓋有率之而不從者况不以身率邪卓  
宜慎脩其身哉夫賢才者治天下之本也而託之教官其  
職之重可知矣然其位則早也凡昧於大體者往往怙勢  
力以臨之惟有道自重之君子一不以屑意不然辭不隨  
俗變化而輕棄其身卓宜以道自重哉予之告子止於此  
矣今邵陽教諭鍾沔高清亦嘗從予遊能以所學教諸生

今之所謂賢師而子之感也又有徐訓導明善者亦篤學而善教子之去尚相與切磋而勉進焉則賢師之譽子安能避哉由此而進將不止於是而已矣子必勉之

贈蕭教諭赴長洲序

蕭氏吾邑故家詩書相傳也久矣而尤以篤義重鄉邑洪

武中鵬舉先生舉賢良

太祖皇帝命賦指佞卓應口成詩 上大喜授蘇州府同

知以寬厚清慎得名再任山東鹽運副使潔廉之操老而彌勵至今人能道之彥清其孫也彥清名譽以書經領薦今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長洲教諭彥清勤學攻文足

以得志於有司其試禮部子實典文衡局以科額於是共

彥清子與蕭氏有世好意其情之而彥清不以望子雖然

乎固惜失之而喜長洲之得也夫英偉之才所在有之而不能不賴於師師弟子之所由成也辟若制器然以良才遇良工加之以規矩準繩而後方圓平直規矩準繩之不加欲器之方圓平直蓋難矣故雖有材而不得成器以適於用者不遇故也今之為士孰無用世之心哉其材有大小不同而無不可用然所以成之皆於師乎望也因其才而駕馬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則才既成矣以是而為世用此始功之所以盛也然而遇良師者固有矣其不遇者蓋多焉不遇則無以成其才猶未為病也苟遇而弗良師之以不正之習而加之以非道之施中才之士隨而變焉豈非學校之不幸哉長洲蘇之望縣其地多良才今其未仕泯然日望于成者不少其前所遇之幸不幸子不能知今而

得者謂子知其為幸也彥清之學得於家講於師友皆聖賢之法言仁義之達道率是而教之為弟子者勉而學焉其才將無不成乎故為長洲喜也彥清克篤於是邦人父老必推本於同知公之賢而誦公之德不衷是彥清能成其祖之名亦所以為教也彥清勉之因書以贈其行

送禮科給事中石信之歸應州省墓序

占之君子最重其墳墓未嘗舍而之他也若有故不得已而去則必哭墓而後行於其歸也亦必展而後入其慎重如此蓋謂親之體魄所藏也然古之為君者各有其地各子其民賢者之仕不出其國中故能不遠於墳墓後世天下二君四海一國士之有志於行道者豈能終老墓下哉苟有為之主則去之而其心固未能忘也彼必去之者盡其道於君心之不能忘者數其孝於親不遺其親不遺其君此所謂仁義之道也然嘗讀四牡之詩而嘆周之君臣皆可謂厚矣下勤於事不暇顧其親上知其情而代之以慰撫之上下之道豈不兼盡哉然將毋來諭但見於其言而於墳墓則未之及也由是而知我朝列聖之待羣臣可謂其仁如天矣既著之令使得省其親親沒亦得以省墳墓且皆賜之鈔而遣焉周之威王所無也非天其孰可假之禮科給事中石瑄信之應州人宣德癸丑以明經取進士權今官日侍上左右敬恭備職者凡六年其名既著於中外矣獨傷二親之早沒不克食其祿又念其去墳墓之久也請於上得歸省馬應州地直雲中去北京蓋千數百里信之之屢墓可計日得也州人

老長知信之之賢既能盡巨職而又能盡子道足以為邦  
家之光闔里之榮美至其蒙

天子之仁德澤之施其美蓋出於數千載之上則未必盡  
知也信之將行同列之賢屬于文為贈故樂為道之

贈王主事序

國朝明刑慎罰凡當其任者必選通經學古之士為之非  
是不與也銅梁王倫用節以進士得刑部主事同郡仕者  
行人潘洪華為之喜請於子曰用節之會試禮部也先生  
實司去取得其文而進之用節由是取進士常自以為過  
知於先生今列官刑部猶願受教於下執事先生幸賜之  
言俾得服膺焉為惠大矣嗟夫予言何足以資用節哉用  
節學春秋春秋聖人之刑書也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

在焉以之處大事決大疑無不當理者而何待於他求哉  
夫偽嘗言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予於是竊  
有慨焉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故能得是非  
之正而盡誅賞之宜苟非聖人而欲無少悖焉蓋難矣天  
下之理無窮而事變亦無窮必有以明天下之理然後能  
應天下之事故變態千出日交乎吾前惟以理燭之榮辱  
予奪一觀理之如何不自為輕重則於春秋之旨其不合  
者蓋鮮矣抑又聞之春秋典禮相為用謹嚴者禮之體亦  
春秋之法也哀周之世上下怠放不能循夫禮之常故聖  
人作春秋繩以先王之法制凡春秋之所誅皆禮之所貶  
者也君子之治身或不能謹嚴則違於禮而入於春秋故  
微用春秋之法者必先謹乎禮未有怠於自治而能治人



者也。用節以是經進，方將施於事，靡而充之，觸類而長之。豈有不可勝用者矣乎？故施其所學者以告之，而頌望之意，富焉用節，毋以為迂也。

### 贈孫參政序

布政司之設，古方伯之任也。其長為布政使，其次為參政，參議，其所統郡縣多者至百餘，少者亦不下六七十，為官屬也多矣。而皆稟命於布政司，故為布政司者，其尊榮履重可知也。朝廷薦意養民，小大之事，有不便於民者，一切罷之，而惟施其利民者，然謂親民莫如縣，縣令佐之賢否，惟為郡者能審察而進退之，使為郡者皆賢為縣者亦無不賢，則民得其所矣。故布政司郡縣之所望生民沐感所係也，是以選授為甚嚴，然使之位尊，當不違所治，參政

參議則或以事臨郡縣於夫守令而下之賢否察之為尤詳，得與其長商確而進退之，其勢尤易也。故君子有志於為民者，尤宜於其職。今年河南缺參政吏部以聞，詔大臣察舉得儀制郎中鄒易孫君字原貞，其始取進士為禮部儀制主事，已用清慎得名，及陞主客為郎中，蓋有名既而以病告歸，尚書毗陵胡公知其賢，復奏起為儀制郎中。凡大典禮大設施，孫君稽古考文，勤於其事，表然為當時所重。及是舉也，衆莫不以為宜，而孫君亦慨然思欲舉其職於乎此。君子之志也，君子之志固欲施澤於民，不以能效一官為足也。况乎為上之所選，任下之所倚望者哉？然孫君必欲使民蒙其澤，則必始於郡縣，吏使皆得賢而後可，不然民有不被其澤者矣。河南布政使李公昌，獻予

友也其德望之孚於人久矣為之位者亦一時之後於澤民必有其道今又以孫君之賢往焉同寅協恭得如其志以治可必矣豈非河南之民之幸哉孫君將行其同列之賢主客郎中王君濬等求予言為贈故為序如此以贈之

宣德三年

贈邵都御史赴南京詩序

聖天子在位既四年矣海宇清寧夷狄順服然猶慮百職有不備思欲更進賢才以隆化理乃詔六卿大臣慎舉藩憲之臣之賢者得福建按察使金華邵公玘等八人命有司徵用之既又以為御史受耳目之寄當激揚之任不可雜以匪人親擢通政使大梁顧公佐以為右都御史俾登汰諸道之在職者顧公既剝白以聞其不善者請為吏遠

方或降黜為下僚於是仕職之賢皆自喜其志之得白於世蓋相散於為善而憲紀肅然既數月邵公至拜右副都御史往蒞南京邵公初由進士為御史陞江西按察使又改福建正直之操久而益勵所至皆赫然有聲譽及拜是官士大夫皆為喜曰是誠能有為者也予嘗究夫設官之意內而六部外而布政司府州縣足以為治矣而又置御史按察司者蓋以內外之職不能皆才事不能皆理故俾之鋤姦去邪剷弊剔蠹是御史按察司者百職之所由舉政治之所由成也其任重矣夫既為朝廷所託重而可自棄其身於禮法之外哉自棄其身於禮法之外而與貪濁無取者同科則人何所畏懼百職曠庶事廢此之由也然則謫後於遠方沉屈於下僚豈非宜哉顧公既振舉於

此而邵公復當是任由兩京而施之以及於外使小大之臣皆為才且良而興起於事功非 聖天子與一特士大夫屬望之意哉予知其無負也審矣邵公將行其鄉友驗封郎中胡文善求諸公作詩送之屬予序故推原其意而序之

大理少卿呂先生贈行詩序

大理少卿呂先生之省墓於紹興也少傅二楊公皆為詩贈之二公皆天下之望其言足以為輕重人之欲得一言蓋難矣先生之去不求言於公而公自為言以贈非清德懿行有足重者不能然也蓋先生初起自教官為江西按察僉事其後改福建江西福建二公桑梓在焉故於先生知之深而重之確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二公豈無所自而然哉直家秦和亦可謂知先生者憶初遊鄉

校時於學未通也先生行都至秦和視學宮堂廟門而步謁先聖畢聲明倫堂進諸生講聖賢之道而懇懇於治心脩身其容莊其言切有足起發人者至於吏治之得失民事之利病尤慍慍焉所以誨諭而振德之者蓋有古君子之遺風時直雖少心竊慕之後之來者求如先生加少矣蓋有駢過廟門而不顧於學政之徒與吏民之弊不少概於心視逢迎應對以為褒貶抑揚者比比是也夫如是則安能忘情於先生哉直竊自念今之諸生束書不觀者蓋多也昧於治心脩身者又多也誠得如先生十數人專領而課厲之庶幾有益乎今先生老而歸諸公賦詩贈行而俾直序之故序其前之兩知者為之引使人知先生之誠可重如此若其他之所行暴於人之耳目與其歸為鄉里

之榮者皆不道雖然職直之所著亦可以見其餘矣

贈歐陽士則南歸序

予內弟歐陽士則以明經見重於士大夫久矣今平鎮江缺訓導舉至京師先是凡舉任訓導者皆嚴試於翰林宣德初慮吏之入官與求賢舉者之濫也詔諸大臣學士羣試于廷中而訓導亦與焉加嚴矣至是有言舉任訓導宜先試於在外有司及提調學校風憲官然後送之吏部又羣試而用之吏部請從其說而士則適過焉乃告別於常所往來者東書兩選無不豫之在或者曰教官之任誠重矣然在外之試未必愈於在廷之嚴也使未至京師則宜矣既至而必使歸試之而使復來僮僕走萬餘里非有重費將何以自給士則素清貧無乃不便於是行邪士則

固儀之進退蓋自有命高家貧親老誠願得祿以為養然吾父年八十二母亦七十七矣以情而言其可暫去左右哉今別去半年起居飲食不能頃史忘於心幸而得歸且少紓其憶憶之思而自快於目前祿雖未之及其所樂多矣而何不便於是行哉予聞而心善之曰賢哉士則也天下之樂莫大於事親親也者不可以長存亦不可以再得也因其力而致養焉極愛敬之誠盡悅愉之奉使憂患不知勞苦不聞熙然自適於太平之世其樂可勝道邪古之人雖以祿養為榮然豈能必哉如必得祿然後養則昔之大賢君子蓋有不沾一命者將不得為孝子乎士則之說老矣揚子所謂愛日士則必志也予蒙舅氏恩不薄恒慮士則以祿養未遂為憾而無以助之及聞其語而信其

賢故書以為贈行考且傳人知士則之非苟然者也

柳菴文集卷之五

柳菴文集卷之六

序

翰林檢討夏竦補集 積餘梓

贈吳知府赴任序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詔擇國子生之有學行者六十人俾翰林嚴試之子忝與其事拔其尤者二十人以聞番禹吳信中孚在焉上素重賢才而首命及此於是衆皆以為榮明日有旨命試事六科察其可而任之未幾二十人者皆以勤慎有名遂皆授給事中中孚在刑科夙夜不懈以脩其職而其名益顯諸公貴人交譽之  
今天子嗣大寶位遂命總其科事甫一歲福州缺知府大臣謂莫如中孚奏請命之中孚遂陞為福州知府同列之賢求子文以贈行嗟夫中孚子之在位又矣其職於政事

非子所能及也子何以爲贈哉雖然子不能習事而能知  
書書載治民之事甚多不可備舉姑舉子之字而申其義  
焉易卦之中孚其名義同也治民之道豈有加於此乎即  
卦之全體而觀二柔在內爲中虛中虛者誠之象也即二  
體而觀二剛居上下之中爲中實中實者孝之象也虛其  
中則所感者易以入實其中則所施者無或欺以此臨民  
民有失所者手世之臨民而失所者何也私意橫於中又  
間以先入之言則民之情惡乎達舞文飾詐以欺世取名  
無實惠以逮下則民之病惡乎瘳子顧子之字而取義於  
易焉則今之賢守亦無有加於子然非特可爲賢守而已  
也等而上之蓋無施不可今之賢守往往入佐六卿貳臺  
憲子其勉之子與諸公益深有望也

贈李主事序

予觀夫考課之法而知 朝廷之待任者蓋帝舜之心也  
夫士之仕也孰無建功立業之志哉在上之人有以御之  
耳寬則失之縱嚴則失之殘而欲其興起事功蓋難矣於  
是有策勵之術三載而觀其績之小成彼勤惰職而幸於  
見知則將壘壘忘倦以圖之百工熙庶事康矣至於九載  
則陟明者多而黜幽者少豈非策勵之術有以成就之哉  
有虞聖人與今

天子之德何其待士之厚也仕而遇此可謂非常之幸矣  
南陽李賢原德以明經取進士擢授吏部驗封主事夙夜  
不懈以脩其職自家宰而下皆愛之既三年以稱職聞  
上命之復任蓋俟其業之大成而陟之也郎中吳孟寅華

皆為喜來求文以華之予謂原德能於其官而受

天子之寵命其光華至矣予言何足以為華哉然有一說  
焉君子之仕莫大於逢時有其志有其才而時不遇焉雖  
欲少自見可得耶今幸遇明時

上有帝舜之聖而以帝舜之法待賢臣則為臣者其可不  
以有虞之臣自待邪皋陶伯禹有虞之臣也其言曰慎厥  
身脩曰予思日孜孜者予深有取焉蓋慎厥身脩所以為  
建事之本孜孜者所以收建事之效也由是言之身有不  
脩而不知勉焉則庶事隳臣職廢雖為具僚求以免責且  
不可况望虞廷君子邪抑又觀夫後之為臣者其初非不  
知勉也及宦業有成解不侈然自放者蓋之言曰滿招損  
謙受蓋徵諸天道且然况人乎原德世為顯官茲欲不愧

其先不負於國必當以前之所云者為法則原德大可  
必矣夫與人言而不以大賢君子待人者非相厚之道也  
故序其說如此以為贈原德其有取於予言也乎

贈翰林檢討錢原溥序

原溥名溥華亭人正統己未以鄉薦會試禮部而予實司  
去取得原溥所為文奇之遂上其名原溥由是取進士然  
尤攻古文詩法唐書法晉皆有造詣其德性溫然言動不  
違於禮故在京師名最著會詔下吏部求文行卓然可用  
者吏部選於衆得原溥進之察其行試其言遂用為翰林  
檢討其鄉友兵科給事中蔣性中喜原溥之進用而欲勉  
以遠大也求予言贈之於乎性中可謂能盡朋友之義者  
矣古之君子之為友也務以德業相勸勉故有善則相師



有過則相戒必至于德之充業之成而後已焉今上有  
聖德之君下有好德之臣其所進而用者必以德為本若  
夫位之高下亦必以德為差則凡有志於用者奚可以不  
務德哉德之充則言立行端古之君子蓋如是然予聞之  
學所以為進德脩業之本也學不足以明理則德非其德  
業非其業矣故孔子之聖而猶學以脩其身况下此者乎  
原溥之進德脩業其尚不已於學哉說翰林虞禁密之地  
而檢討史官尤非他職可比者曾文定嘗言學足以窮天  
下之理才足以周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  
發難顯之情然後其職可得而稱由是言之學豈可已邪  
予自竊第入翰林即忝史職然於他事亦多與其間惴惴  
焉不敢少自怠今三十七年卒無寸長可取者學不力故  
也原溥當以予為戒而以古人為準學益勤德業益盛與  
其位當益顯孰之能禦哉予以是贈原溥蓋自訟之意而  
亦相厚之道也

送江西左布政使吳公序

江西左布政使謝陵吳公稜政奉北京既奏最而歸凡知  
公之賢而念其民者皆喜且欲予言為贈於是都察院經  
歷南昌熊尚初以告予予亦江西人蓋尤為斯民喜者則  
於贈言奚可辭然謂吳公仕宦三十餘年始擢自主事為  
知府又為按察使再以賢舉任方伯其德行政事著聞於  
遠邇設施措置非予愚者兩及也則今之贈行不幾於難  
為言也乎然惟君子不以人廢言吳公君子也愚者之言  
庶乎其有取矣昔帝舜之即位也明目達聰之外莫切於

養民故其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豈非謂今者民所賴以  
生而時者民之所由以得食也豈今之布政古牧伯之任  
而 聖天子之心即帝舜之心也吳公與同列諸賢推而  
行之江西之人之受其惠久矣惠之厚則感之深感之深  
則余之歸也人惡乎其不喜哉雖然江西郡邑介湖山之  
間其上瘠其民貧歲豐而艱於食者十猶四五則所以加  
惠之者蓋深有望於吳公抑嘗思之哉

太祖皇帝養民之厚有加於帝舜而無不及焉既發鐵積  
穀以振施而興起水利皆有其實以為非是則民不能以  
趨時今名存而實棄欲俟之遂其養蓋難矣此郡縣之過  
吳公所宜加意者也舜之命牧亦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夫良法美意嘗行於君子而敗於小人吳公察於郡縣之

不勉爭親之暇務其所當為而絕其所不可為  
管仲而德業益進此顯榮光大之基也可以副表望矣克  
述豈久於外哉

宋長史輓詩序

宣德八年六月八日越府右長史宋君子琛以疾卒于官  
年五十二京師士大夫聞知皆痛惜曰宋君溫然君子也  
宜享福於愆久乃今已矣而謂天道佑善可信邪君吉水  
人以明經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擢吏部主事陞郎中  
以至今官其所敷歷久矣而未嘗有違言戾行凡與處者  
莫不敬且愛焉而予之知君也尤深君事親極孝教兄弟  
七人尤相恭愛平居言動必以禮予嘗謂君孝友人少能  
及一時名公鉅人皆以為然其施於姻族朋友必厚而和

謙而信其事上也恪而勤其待下也寬而惠皆久而不渝  
盡天性然也嗚呼其為人如此其於天道果矣邪果不度  
邪而不及中壽以卒其可邪其不可邪孔子曰仁者壽宜  
也然而有不仁者反久生以賊於世豈所謂造物者莫之  
省邪抑有時而陰縱之邪此皆不可致詰也則士大夫之  
於宋君安得不痛惜之哉君少予三歲而居同郡出同年  
仕同朝雖各縻於職務不得數相見然得一見即相與傾  
倒為懽或移時竟日而後去其意氣莫違也君少時姿貌  
秀偉眉目如畫及今益豐碩鬚髮郁然無白者而予之衰  
蕭已數年私謂君之福當未艾而今乃先予逝矣嗚呼安  
得復有相厚如宋君者哉則予之痛惜君其有已哉君之  
子進士懷奉柩歸莫凡痛惜君者皆為作挽詩俾執紼者  
歌以送君而予為之序既以善予情亦使讀是詩者皆知  
君之可惜也

南溪曾氏族譜序

古者世族大家必有宗法以端其本聯其支則倫理正恩  
誼篤而可以久且大矣自宗法廢族無所統於是衣服盡  
親盡而相視如途人者君子病之此譜牒之所以作也譜  
牒之作凡同本者皆錄焉明其所自出而謹其所由分尊  
卑疏戚祭然甚明是宗法雖廢而倫誼不悖者賴譜以維  
持之也是以君子重之子邑南溪曾氏於今為名家然自  
宋元以來屢經喪亂譜牒失亡不知其所以徙族之故老  
相傳宋淳祐中始祖和甫以儒業教授南溪羅氏羅氏賞  
富甲一鄉愛和甫才行異常人以女女焉於是遷居南溪

生子一曰南山字鎮重鎮重生四子曰可翁祥翁仁翁元龍可翁祥翁元龍之後皆失傳獨仁翁四子以德以觀以敬以禮蓋自和甫至是四世矣其子孫日益衆然水木本源尚弗克究知洪武中以德子文昇與諸弟允昇遠昇始得和甫先考之墓於蕨原墓前之石則和甫所題署然後知自蕨原徙乃封表其墓而買田祀焉屬其塾師梁子瓊先生為作譜而終恨失其詳文昇三子某某嗣宗允昇子慶浙遠昇子季宗與諸兄弟遜宗沂宗輩皆注意求之閱陳年簿書得元龍分產契約其所載甚明乃知分自蕨原無疑於是彼之同姓伯瓊者知其不可掩也悉歸其舊業以作祠堂充祀享而自和甫以前不可知不可知則亦未之何也已既而文昇輩三君子相繼卒慶浙兄弟謀曰族

不可無譜而譜將以傳信後世吾祖用心於此久矣今水木本源幸已得其實可免窮崇禛之議宜斷以和甫公為始祖而次弟書之不可知者則闕焉譜既成寧國府同知鐸持以求予序鐸字廣器文昇之孫嗣宗之子也往年予家居時嘗識三君子而與慶浙季宗同遊於摩今又識廣器皆以其才為時用而慶浙已矣廣器輩能循其族譜以成祖考之志非所謂曾氏之賢子孫哉夫作譜之法不必詳亦不可畧要在實而已眉山蘇氏出於眉州刺史味道然皆失其世老泉先生作譜斷自其所知者錄之不敢加一辭焉懼不信也此作譜之法也今曾氏之譜錄其所知而闕其不可知不妄引強附以自誣亦老泉先生之意其視世之誕妄子弟相去遠矣予聞之記曰人道親親也

親視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所謂仁義之道也仁義行而孝弟之風興悖睦之俗成尊卑踈戚各安其分而後之子孫又力行仁義以繼續不窮則南溪曾氏將愈久而彌昌雖傳之百世有耀矣予既嘉其講之成故為序其首簡

靜脩齋詩序

靜脩齋詩若干首士大夫為陳德遜作也德遜居泰和城中與四民雜處其室廬相附如魚鱗車馬之過門者朝夕不絕也然德遜退坐齋中澹澹自守喧囂之聲不相聞時取聖賢之書讀之以求其理以脩其身而見於行事予家居時嘗過德遜相與從容者終日聽其言必係於道察其意蓋知躁舉安動之厲身而不肯為者也夫君子之脩身

立必靜而後致力哉蓋天下之理無窮惟博乃能察之故有宴饗而默契契焉者若物我之相形利害之相感懂懂往來於得或成敗之途而不知止焉而欲身之脩道之立不可得也諸君武侯所謂靜以脩身者蓋此之謂矣夫人之生不能無欲有欲則不能不動若其勢得行則於動加焉德遜之弟德遵以進士第一為翰林侍講名聞當時縣之大夫藩憲大臣與朝廷之達官顯人皆知敬且愛也自常情視之蓋將奔走焉乃安處一室務讀書窮理以脩其身凡物之在外者皆不足以累之此誠非衆人可及也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減然則德遜之為君子也孰禦哉德遵哀諸公之詩而以求予言予蓋知德遜者故為序之使凡讀者有以知德遜之非為然者也

送余侍講詩序

古者仕不出其國故親戚墳墓相邇也自封建廢而天下并於一於是仕者離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千萬里之外至于久而不能歸則父母棄背墳墓失所而抱無窮之戚者往往有焉雖曰為國者不顧其私然於聖賢教入之道未盡也孔子曰事親孝故志可移於君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蓋不能孝於親則不足以致君而善俗為國者亦何賴哉聖賢之言萬世之法也然能由之者蓋寡矣今天子在位以仁速下詔羣臣之任職者皆用其爵以貴驟其親又詔凡父於其職各以次歸省親沒亦得以致享焉蓋曰吾以勸忠也於是大小之臣益感激自勵翰林侍講余君學夔以行誼文學有名當時

天子既追崇其親錫之勅命矣而余君在任又得歸祀墓下同列之士相與作詩送之而俾予序予與余君同出處者三十年其相知最深君之尊府先生以學行著稱搢紳間而無意於祿仕至君以家學遂大顯先生生得以享其祿沒又得以被其榮則君之孝於親忠於上者豈不兼盡矣乎視昔人之仕而不能歸徒抱戚於無窮者蓋遠矣此可見聖朝仁澤之厚也今君之歸鄉人子弟見之孰不感發興起皆思勉為忠孝以自效則君之所以表勵於當時者豈細哉予故為序其詩而歷道其說如此使誦詩者皆知昔人之矣而今之得為可慕也詩凡若干首

贈左庶子周君省墓歸文江詩序

國家舉封贈之典著賜省之令以嘉忠仕者恩至厚也左



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周君崇述以清文立行受知於

上既過贈其父母皆五品矣去年秋獲例請歸葬黃千墓下

上不欲其去俾復任事然君之去鄉久矣祖宗墳墓蓋有繫乎

心而不能已者至是再請乃許之夫君之所以盡其心於國者

忠也然而不忘其先而必請以去者孝也 上之所以留者仁

之至然卒如兩請而不違其志者義之盡也於旅一事而忠孝

仁義之道著焉昔周盛時為臣者急於王事而不顧其親上之

人能探其情而勞之亦可謂厚矣及其衰也有盡瘁於國而上

不知父母不得其養而不知恤者觀之四牡北山其政之得失

可知矣然則今日明良相逢之感何以異於唐虞之世哉此士

大夫所以歌詠於其行也君永樂初科進士第一人即拜翰

林編脩久之以憂去及再登朝為侍講為諭德以至今官

不歸者二十許及今之歸昔之幼者壯壯者老老者之臣

寧無動於中乎以百歲論之其為二十年也蓋無幾然則

周君其可以久去朝廷哉情事既非即當復來竭為臣之

忠以報 上之仁忠之盡斯為孝也益大矣予與君生同

郡其出也同年其仕也同僚心之所存蓋無不同者故於

贈行之詩而為之序如此同心之言庶乎或有取焉

贈少傅建安揚公扈從還邊詩序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而以至仁撫之是故天地之所覆載

日月之所照臨凡有土有民者皆奔走奉貢稽顙闕下

今天子丕承 列聖德威所臨無間遠邇蓋效臣節是以

內安外順熙然同風蓋太和極盛之時也宣德九年八月

上臨朝諭羣臣其意若曰武有七德保大安民其二也况

天下既安不可忘武邊塞者內外之限雖宿重兵以守之  
其能不以安而怠乎今稽事既成朝廷多暇朕將親率六  
師以行邊中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群臣皆頓首稱善乃  
卜以九月甲申啓行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  
公齊從公秉德臨道兼資文武昔事

太宗皇帝從容於禁密之地凡禮樂名物故令施設皆參  
與其間至於南征北伐指麾號令雖皆出宸衷然文告  
宣布多自公手而北伐之役公未嘗不從故於邊事詳練  
雖老校宿將無以過之宜其簡在上心而眷遇益至也  
直嘗觀之周自文武疆理天下繼以成王攘外安內可謂  
盛矣後世忘備於是遂有外侮宣王中興任疆場之事者  
則有文武者南馬蓋有是君斯有是臣也 國朝大一統

之業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而當不忘武備以保又萬邦  
又得如公者左右焉蓋所謂明良之遇也賡歌相成與有  
虞等矣豈但比隆成周而已哉公將行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君英明等皆喜公之有是行也析  
唐張說詩禮樂逢明主韜鈴用老臣二句為韻各賦五言  
詩二章以贈行而直則為之序云

### 陳氏世德錄序

行在通政使司左通政江寧陳君恭字孟起與予交久矣  
嘗謂予曰陳氏世為曹人在宋有義甫者官至龍圖閣待  
制宣和中金虜犯關佐李綱城守有功後從高宗南渡至  
建康家焉故今遂為江寧人其後皆以材武立功勳致錄  
位歷三世曰執中有文武才積官至都統制爵為開國男

生子文德通判溧陽州有惠愛於民子辛之仕元為淮南  
監課提舉政脩名立生五子其第四則我中憲公中行通  
經博古號當世名儒嘗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

太祖皇帝初渡江求得之待以殊禮俾參軍謀論治道補  
蓋弘多天下未定屢授以顯官皆不就 上知其誠實不

之強然所以親厚寵錫之者雖元勳貴戚不過也蓋無日  
不在 上左右其所言者皆正道未嘗以私天下之人多

陰受其賜始終尊榮莫與為此恭之萬曾祖禰也惟我  
先世皆位通顯以光裕後嗣而先公之荷隆眷

太宗皇帝亦嘗以諭侍臣至今有能言者可考信不誣恭  
慮久而或泯自龍圖而下凡有述作以昭德垂光與 朝

廷制命所以寵終而褒往者備錄成書以示子孫名曰陳

氏世德錄子為我序之予嘗自詔通政君仕官三十年才  
行表然為今世所重其進於福祿榮名蓋未艾雖云能自  
脩當必有存依之者乃今得聞之何其感哉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余慶積之云者蓋累世之德之所加厚者也積之  
之厚則慶澤有餘矣其陳氏之謂乎江河之流固有其本  
而又增益之然後奔放肆大愈久而愈無窮故家大族之  
所以盛者祖宗積德以啓之子孫務德以繼之也陳氏之  
子孫考於斯而知先世之德皆思善繼而不忘則所以增  
美於是書者將百世有耀矣是為序

送少保楊公省墓歸南郡序

正統六年二月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南郡楊  
公以去墳墓之久也請於 上得歸省焉一時仕者皆以

為公榮直聞而歎曰省墓云者君子追遠之道也古之人皆重去墳墓以為親之體魄所藏不可以無主故重之及列國廢天下歸于一有志事君而行道於天下者豈能終老墓下哉苟有為之主則去之雖聖人不以為異也然既去之矣其心固未嘗忘而縻於職務久不得一省焉者則亦未嘗不憮然于心 國家善於墓之令蓋前代所未有真所謂如天之仁也於是而歸省焉安得不謂之榮哉然直於公之歸有以見 上之仁於公也厚而公之德之賢於人也遠邪蓋公事 四聖踰四十年皆以文學謀謨居侍近今 天子在位圖任老成而公與少師廬陵楊公眷注尤深軍國重事多訪問焉日侍 經筵孜孜啟沃非堯舜之道不以陳誠不可一日去左右而公乃切切於是

行世之職任有不如公者反後之非公之德賢於人遠哉而 聖天子輟公於倚任之中宥察之地使得盡追遠之道其仁之厚可知矣於乎舉前所無之令典而於公特厚焉公之所以致此豈偶然哉直從公亦久矣見公之教人皆忠孝仁義之言而其所行不異是誠所謂邦家之宰豈特歸為閭里榮哉禮部郎中滿勤輩亦嘗受公之教者於公之行皆有戀慕之意而欲見於女屬直為序之使觀者知公之德而有所興起云

### 女教續編序

女德之隆汙家之興廢繫焉教之不可不豫也晦庵先生小學之書取古昔聖賢嘉言善行以為立教之本其訓文子亦侈矣有元之時相臺許獻臣又蒐獵經史取其可以

示法者作女教之書凡為女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悉具吳  
文正公謂可與小學之書並傳其用心亦至矣然予聞之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謂之君子則必有  
師友之資問學之益而尤貴多識則孤陋寡聞不足以成  
德可知矣况乎閨門之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而欲廣其  
見聞增蓋其智識使德立行脩非資於書不能也公務之  
暇稍覽載籍錄前二書之所未錄者得若干條會粹成篇  
客或謂子曰女子以柔順為德而以剛暴為戒彼庸奴其  
夫拂逆其舅姑鬪狠於其里閭此之謂悖人理速天誅而  
不可與居者也今子取坤文言以剛方訓之無乃過乎予  
曰坤乾之對萬物之母也女子之德不取法於坤而奚取  
柔順者體之正剛方者用之發安常處變之道在是矣剛  
則其守固而不可屈撓方則其志之而不可移易然撓柔  
順之體全夫強戾不生於心柔件不及於物羞畏隱忍未  
嘗厲色疾言可謂柔順矣然或巽懦委靡人得而制之依  
阿苟且之間蓋有失其身敗其家者則剛方之德非女子  
之所當務者乎彼之所為剛惡也予之所用為訓者剛善  
也向善背惡智者固能擇焉且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剛柔  
健順皆具矣以是為訓亦因其所固有者而導之耳予言  
奚過哉客不能難遂書以弁其首

贈吏部左侍郎魏公赴南京序

君子之仕既老宜歸矣上之人惜而留之且為遷其官使  
不至甚勞而得安於其位豈徒然哉非其行素儉才素  
著有以取信於上下不能也今於吏部左侍郎魏公仲房

見之矣公自為教官已用清慎得名遂入太常為博士遷  
考功副郎擢拜太常少卿其文學政事益見重於天下由  
是進為吏部左侍郎遷禮部皆宜於其職今年以年滿七  
十上章乞致仕 上察其可用不許既而南京吏部以缺  
官為言 上念無可任者復命公為南京吏部左侍郎  
南京根本重地而爭則簡於北京特以命公者所以示優  
禮也於戲公之獲乎上者誠辱矣予嘗觀之周之盛王之  
待羣臣有勞於王事而不暇顧其親則探其情作歌以勞  
之是以得人之歡心而治道隆矣至其後世有盡瘁事國  
而上不之省者此小雅之所刺也上下不交則其為否也  
宜矣今公既老且倦乞致仕而去 上惜其賢而留之又  
使之去煩就簡以安佚其躬而享其祿位厚於老臣如此

蓋所謂如天之仁周之盛王不過也天下仕者將由是而  
蓋勸鞠躬盡力而忘其身之老馬治道之隆豈成周可儗  
哉抑聞之古之所以圖任老成者以其涉歷之多見聞之  
廣道德功業足以重 朝廷表後進若今之意亦豈異於  
古公之所以自待與朋友之望於公者亦皆以古之君子  
為至也公將行太宗伯胡公輩屬直為文以贈行故為言  
如此

戚曉恩榮錄序

戚曉恩榮錄者府軍前衛指揮使孫繼宗兄弟所輯也據  
氏世家鄒平積善累慶至今會昌伯孫公與其夫人而蓋

盛篤生

皇太后僊體

見之矣公自為教官已用清慎得名遂入太常為博士遷  
考功副郎擢拜太常少卿其文學政事益見重於天下由  
是進為吏部左侍郎遷禮部皆宜於其職今年以年滿七  
十上章乞致仕 上察其可用不許既而南京吏部以缺  
官為言 上念無可任者復命公為南京吏部左侍郎蓋  
南京根本重地而事則簡於北京特以命公者所以示優  
禮也於戲公之獲乎上者誠厚矣予嘗觀之周之盛王之  
待羣臣有勞於王事而不暇顧其親則探其情作歌以勞  
之是以得人之歡心而治道隆矣至其後世有盡瘁事國  
而上不之省者此小雅之所刺也上下不交則其為否也  
宜矣今公既老且倦乞致仕而去 上惜其賢而留之又  
使之去煩就簡以安佚其躬而享其祿位厚於老臣如此

蓋所謂如天之仁周之盛王不過也天下仕者將由是而  
蓋勸鞠躬盡力而忘其身之老焉治道之隆豈成周可儗  
哉抑聞之古之所以圖任老成者以其涉歷之多見聞之  
廣道德功業足以重 朝廷表後進若今之意亦豈異於  
古公之所以自待與朋友之望於公者亦皆以古之君子  
為至也公將行太宗伯胡公輩屬直為文以贈行故為言  
如此

### 戚曉恩榮錄序

戚曉恩榮錄者兩軍前衛指揮使孫繼宗兄弟所輯也孫  
氏世家鄒平積善累慶至今會昌伯孫公與其夫人而益  
盛篤生

皇太后優體



光皇帝詔育

聖明以嗣大統德化敷及于中外由是公與夫人皆受封爵繼宗兄弟亦官三品列朝行顯榮光大慶典為比初公自鴻臚屬陸中軍都督兼事

先皇帝為易今名及手疏封追爵三代皆賜以 璽書萬幾之暇嘗賦七言長句二篇親洒翰以賜之雲章奎畫華彩煥然凡諸戚屬未有也繼宗兄弟仰惟

皇上深仁厚澤所以寵賁者如此真孫氏百世之榮也乃請於公錄其副銀梓以傳且嘗榜其奉親之堂曰具慶又為孫氏族譜以著其本而聯其支士大夫皆為詩若文以美之繼宗又取諸作附益成書以彰 上之德而垂耀無窮名曰戚畹恩榮錄而俾予庶予嘗觀之自古國家之興

未有不資於內主其功化之隆既及於天下則殊恩異數必充溢於其家三代遠矣自漢以來外戚諸賢若陰識樊宏輩皆謙虛畏慎守禮遵法篤忠敬之心去驕侈之習循循有士君子之風前史書之惜其家乘不傳而凡上之施鏗鉤震耀於當時者不得以盡見之今公之在戚畹其年既尊而惇德不倦位高而心愈下寵極而氣愈溫繼宗兄弟亦受公之教皆好善服義蓋欲與陰樊輩匹體儷美而上之所施鏗鉤震耀於斯時者皆備錄成書後之人得而讀之其榮盛可考也然予聞之孟子曰仁則榮仁者當理而無私之謂蓋不役於己私而行合乎理此致榮之道也孫氏今日之榮其前人之厚於仁可知矣繼之者益勉於仁而加厚焉則榮盛有已哉故因序其書而道之

美靖遠伯王公功成詩序

予嘗觀夫古之命將皆文武之才非特三代盛時為然也周宣中興有徽猷之難而用尹吉甫以其文武具備衆之所法也降至春秋晉侯命將猶以詩書禮樂為上及其論戰亦本於仁義禮信則所尚可知已自是而後文武異途斬伐擊刺獨武將任之而文學之臣不與焉豈能文者不皆習武事邪抑文不適於用邪有唐伐蔡久無功乃命裴丞相度為都統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遂滅蔡當時環蔡皆銳兵宿將然功必待度而後集則文學之臣豈盡出武將下哉撫師以仁用師以義勝雖在力而制勝在心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儒者之道如此是果不適於用邪亦何其寥寥闊絕也於今乃得見之豈非君子之所樂道者哉靖遠

伯王公尚德兼資文武有異才昔為兵部尚書聯音受命總督西陲軍務麾兵出塞千餘里嚴虜寇殺之幾盡聲震西北邊自是累歲無寇患文武之士莫不帖然服欣欣喜而誦公之功不置及麓川叛逆久勞師旅而功未成上既以定西侯蔣公統其軍而復命公總督之將士聞公來勇氣百倍皆樂戰公督衆深入盡破諸賊若圍其巢穴以火攻兵勢銳甚賊之脫而走者蓋無幾遂定其地而歸入咸謂公無愧於古人凡能文者皆作詩美之蓋風灑乎其言也予與公同業而迂懦不振喜公之功有成而古之道復見也故樂為天下道之雖然是詩也豈獨著公之美哉昔者申伯仲山甫有行尹吉甫作詩送之崧高烝民是也而序者謂為美宣王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宣王之美

見矣今 聖明在上知公之賢用公之篤是以有成功則是詩也雖為公而作然謂之美 朝廷可也故為序之百世之下欲知今日之盛者必於此有徵焉

琴軒集序

文者美之見於外者也而必本乎內備乎內斯見於外矣內之所宜備者何 學博而識明才瞻而氣充則形於言也無不宜而又遇夫太平之世得從容以業於是其美之大小可知矣禮部侍郎陳公今之美於文者也公東莞人名璉字廷器琴軒其號也自其少時已抱偉才負奇氣而以通今博古為事及領薦入太學選授教官典州郡又持憲外臺擢掌成均為貳於禮部出入中外五十年未嘗廢於書况 列聖在位德隆化洽內則觀夫聲明文物之盛

禮樂法度之施華夏蠻貊之會同外則觀夫山岳之高江河之深品物之繁茂四方風俗之熙皞而又得交天下之賢豪以究夫古昔聖賢之經綸規畫而見於事功其所以資益乎內可謂備矣由是發為文章施於 朝廷布之天下以刻之金石而流於詠歌盖渢渢乎其言也予仕也後然與公周旋亦三十年公端厚平恕內無畛域其出諸口行諸身必本乎天理之正不涉於非義於乎此又所以為之本也其文之美蓋宜矣然公不特美於文而已其治郡也萬然仁惠之及民氏之戴之不啻如父母君子以為無愧漢循吏至其立朝疊疊盡大臣節人莫有間然者獨文云乎哉今年踰七十請致其事 上許之乃以文集屬予序嗟夫予何足以語此獨念與公同僚當

聖明之朝稽古右文以隆至治弘大化方有資於公而公老矣不可以留也故為序之使凡讀者知公之美其文如此又考其德業之實而師法之則可謂善學者而公亦足以見於後世矣

南園燕集詩後序

南園者鴻臚卿楊君思敬之別業也自北京崇文門外東南行歷闌闌鑿鑿肆車馬冠蓋闐咽之地凡十餘里始逶迤行田野間又十里許折而南地勢益曠土膏益清潤又前三四里有長堤隱起橫乎前堤下則渾河之支流出焉南園正據其上東南皆無山獨西北諸山連延起伏亘千里不絕升高而望之真畿內勝處也思敬有地二十頃於此佳以二頃為此園既鑿壑環之又繚以重墻墻之內植

杏諸果千餘株區分類別整齊而不亂作亭其中亭前為方池種荷芰菱芡池之上襟蒔花卉若牯犇犴藥玫瑰瑞蓄薇之類幾百本墻之外皆蔬茹連畦接畛遷迤而不可窮思敬有曠達之懷竒逸之氣而以好賢禮士聞四方初附城為園作東郭草亭以燕樂然不足施其智故又為此務窮極勝槩數請少師廬陵楊公暨諸君子往遊焉然皆以職務弗果今年春思敬復以為言曰張必有弛文武之道也聖天子在上萬民咸和公獨不能有半日樂哉願終園之三月望日公自度稍暇謂諸公曰思敬之意不可負盍乘閒往遊乎衆皆曰諾朝罷公與學士李公時勉先行而錢公習禮蘭公從善陳公德遵繼之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王公時方又繼之直從宗伯胡公歸視事畢乃得行

思教又遣子某逆諸道既至日欲午相與適晚始就坐天氣和煦薰風徐來花香襲人鳥鳴上下脫喧囂之煩而遂閑擴之適其樂可知也而侍講學士苗公馬公侍講曹公卒以事留不克遂思教欣然數舉酒勸客客亦喜為之酬公懽甚首賦七言迎體詩一章又自和之思教徧以示客客皆和頌之雲自西北起稍覆園上客仰而笑曰此非催詩乃逐客也亟辭謝上馬歸果遇雨於道因遂散去明日相見歎曰吾儕終歲之勤欲求一日之樂已有不能遂者而天又沐之以雨豈亦於此有靳乎思教笑曰此和氣之應也諸公和於下故天道和於上然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其可少邪又明日詣和章皆成總之得若干首思教既請序於廬陵公復俾直致一言乃序次其說於後云

李先先生十刻卷序

正統十二年周子祭酒李先先生以老病乞致事

上憫其去不許其去不許益切乃之公以下至于錢振士皆歎曰先先生文行為學之法矣今致事去使俛然無所依於先生則為榮於士子則為可惜而若火伍之中則曰是能深知我而有志於恤我者也今則去矣太學諸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敬愛如父母自初有疾皆奔走治醫藥及少間則動色相慶至是無可奈何猶相與言於上曰祭酒李某感

皇上嘉惠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造就蓋前此未有今以老病乞致仕臣等尚願少留之不可退則取其事為十題命良工繪圖求諸名賢各識一言以為贈上亦眷愛

之不哀詔兵部為具舟陸辭之日賜鈔一千貫命光祿具酒饌錢之及行達官顯人多先出崇文門外以序別大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幟各為文詞頌先生之德教坊諸樂二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喧然前導送者凡二千餘人遠近觀者塞路一時行旅至不得往來商賈為之廢業莫不嘖嘖稱羨以為榮至有為泣下者漢之疏廣唐之楊巨源不能過於今七八十年之間亦未見其比先生獲乎上下如此其羨之鉅細可知矣雖謂此豈特為先生榮哉他日良史書之後千百年有知先生之是以見今日尚賢之羨是所以為邦家之光也於乎先生之德先生仕同年荷四聖之德大矣忝竊非分方寸庸不足以進負乘之譏而遞舍之去予何恃以立哉欲不感然以悲可得邪詩曰毋金

玉音而有遐心予終有望於先生也諸生以十題

言故為序而道之

送梁憲副序

刑部員外郎梁蔡叔車既受命為按察副使當之廣西予家與同里且世有連而又同事儒業氣味相似也而可無言於其去耶夫 朝廷之置羣有司所以為民也因民之所有事而惠利之使賦斂平徭役均衣食足而生養遂乃其職也世之為有司而能此者有矣其不能者蓋多按察司視夫能者而勸勵之其不能者加黜罰焉民無乎受惠矣然則民之休戚皆繫乎按察司其職任之重豈他司可比哉廣西古蠻夷之地州縣之民不與犛犗雜居者蓋無幾彼其凶暴之性習於攻剽戾殺性性好出為民害民既

苦之矣。朝廷命列侯將重兵以制其出入有肆為暴者則勅之亦所以為民也。然財力必取諸民而又有惟正之供以奉給公上則廣西之民其生遂之難易可知矣。按察司繫民生之休戚而欲使無戚焉在察視有司之能而懲勸之其寬嚴緩急又可知也。則吾於叔車之去安能無望哉。叔車學邃而識明仁厚廉慎君子也常有志於為民其任重不難矣。然君子所行而欲人之服必本於其身不治其身而能治人者未之有也。昔廣西初置按察司

上命殿中侍御史尋公適為之使先叔祖子恪公與古水胡公子祺由監察御史陞僉事往蒞之三公皆光明正大寬嚴有體廣西之人安於其治尋公常曰為風憲官者當先置其身於禮法之中然後能以禮法治人此天下之

言也。叔車脩身慎行有素矣。予猶為此言者。君子之自治當不以久而怠也。予之所望於叔車。豈止是哉。故書以為贈行序云。

贈侍郎錢公致仕詩序

士君子當太平之時。遇明聖之君。以其奧博之學。英偉之才。居翰墨之林。任禮樂之司。以成茂績。收美名。及既老且倦矣。則致其事而去。安止足之分。適進退之宜。此其人非超邁絕俗。不為外物之所移奪者。不能也。今予於錢公。見之矣。公在永樂中。取進士入翰林。以文章為職業。凡朝廷有大述作。大典禮經筵之講論。史館之譔次。公皆在其間。所以發道德之清光。揚功烈之鉅美。數暢人文。藻飭治具。

蓋多矣。祇事



四聖三十餘年寵遇如一日天下之人承下風而望餘光者皆自以為莫及也

今天子在位眷用舊人公自翰林學士超拜禮部侍郎其尚書則毗陵胡公而公與臨川王公實左右之三人者皆天下之選當稽古右文之世制度典章煥然大備三君子輔相之功盛矣哉未幾而公以老乞致事 上惜其去不

許既而疾作不能朝者且半年於是復上章 上察其實

乃許焉於乎 上眷愛於公欲其久留以自輔公明於去

就之義不欲以苟冒羞 朝廷可謂兩盡其道矣而胡公

王公皆惘然不忍別則相與賦詩以道意且俾其屬皆賦

焉而屬予序予與公同在翰林久矣以道義相規文學相

磨切不啻如兄弟雖相繼去翰林然猶相好如曩時則今

之別也予心惆悵豈減二公哉念予之仕昔者與公同而

今則甚異蓋超邁絕俗不為外物所移奪者公是也忝竊

非分而不能去此予所以羞於公而取譏當世者也故因

序其詩而自訟焉

送南京禮部尚書王公赴任序

正統十三年八月廿八日

上以禮部左侍郎臨川王公為南京禮部尚書在朝公知

大夫及諸縉紳之士莫不忻拚以為宜蓋公之德行文章

為望於當時人之俟其進也久矣故其喜若是而予之喜

則又加甚焉然亦有不釋然者抑安能無言於其去哉永

樂之初予與公同取進士入翰林又同選入內閣任事既同

而授官又同及來北京同典制命同脩

四聖實錄凡朝廷有大述作及恩澤之施皆與公同之蓋自翰林春坊累陞至禮部左侍郎其飲食居處於公無不同佳時暇日登山臨水窮景物之勝極觴詠之娛考其言究其心誠無不同於公者四五年來子待罪吏部出入雖不能盡同然經筵之進講政事之當議亦未有不同者嘗竊自謂天之賦畀於吾二人如此雖同氣兄弟不過也於今四十五年矣雖後之忝竊稍不同而有愧於予心今喜公之進庶可以終同而久與處也而乃當別去其何能釋然於懷邪公長予三歲予嘗以兄禮之其教益予者豈獨文藝之事哉裁其過補其不及俾歸於道之中而幸少有立焉今老而益愚有負乘之譏素餐之嫌而公乃舍去則自今以往予行或違道誰能引而歸之中言而有失也誰能啓予之蔽哉予雖欲釋其妄得而釋也邪抑聞之君子相輔以道不以遠而或間也教言時來使得服膺而行之亦無乎可以寡過矣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公也故書以為贈行序

建安楊公文集序

國朝既定海宇萬邦協和地平天成陰陽順序純厚清淑之氣鍾於人於是英雄豪傑之士相繼而出既以其學贊經綸興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復發為文章敷闡洪猷藻飾治具以鳴太平之感自洪武至永樂蓋文明極盛之特也若建安楊公者其可多得哉直在鄉校時聞公領鄉薦第一名譽赫然思欲識公未能也

太宗皇帝即位之明年直亦取進士選入翰林俾盡讀中

秘書學古為文詞而公已在內閣典辭命職論思所與共  
事者六七人皆天下之望又後二年直再被選後得從諸  
公後諸公不以直為愚而皆辱教焉聽其所言而觀其所  
存信一代之偉人也而公復以達政務善應變策為  
上所親任凡制馭夷狄飭師旅撫順討逆慮邊將有不能  
辦者必命公往圖之公決機發策皆適其宜 上躬御六  
師清沙漠必命公從行所以贊襄裨益為多其在朝廷朝  
夕侍左右圖議政事以安利兆民而人蓋陰愛其賜間為  
文章歌頌聖德施之詔誥典冊以申命行事與凡官署民  
居所以施政教適性情而欲有所紀載孝子慈孫欲銘著  
其祖考之美以垂諸不朽者多請求於公公皆有以應其  
求其學博其理明其才贍其氣充是以其言汪洋弘肆變

而自合乎矩度之正蓋風乎盛傳於天下得之  
者不啻若南金拱璧寶而藏之而今不可復得矣直在翰  
林三十七年辱與處者蓋多惟公相好為深蓋自永樂  
以來親見 上之所以教養拔擢而知其意欲有所用也  
故既處之要地使習知其故至於 口朝實錄與夫大典  
禮大述作直皆與其間及直之去翰林惟公深惜之而反  
為忌者所病夫士之進退出處有命焉非人力所能勝異  
以為哉公之卒也直既為作傳載其行事之大者以備他  
日大史之采擇至是子恭類次遺文若干篇將錄梓以傳  
又屬直為之序於藏公之文豈待序而傳哉獨感公之知  
有不能已於言也故序諸其首簡公賜名榮字勉仁歷官  
至少師工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敏云

贈蕭憲副之雲南序

蕭憲副仰善名軀世為泰和儒家子生也後不及見其前代文物之盛猶幸及見仰善之祖尚仁先生道明德立學問淹貫一時賢俊師尊然名動朝廷其尊府長史君亦以明經淑後輩仰善得家學之傳遂取進士官吏部再遷為刑部郎中其德性之淳政事之善非獨僚友推之凡知仰善者皆以為解及也會方面大臣有缺詔三品以上舉賢而任之刑部尚書金公言於衆曰今之賢才如吾蕭郎中者蓋甚少吾固惜之而不敢蔽也衆皆曰然遂以聞上命為按察副使予聞之蘇子曰天之相人君則必以賢才遣之是固然矣然非有詩書之澤浸灌涵養之久則亦莫之能賢也豈偶然者哉今仰善去雲南雲南古蠻夷之

域也雖服

聖化久矣備州下邑其猶有猶夷習者乎

嘗夷之故而寬之則廢法一以中國之治治之則傷化仰善於此必有以處之者然予之情亦安能已於言乎昔者仲山甫之有行也尹吉甫作詩送之稱其德之美則曰柔嘉維則論其行之善則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予以是贈仰善不亦可乎且其質固相近也夫謂之柔嘉則剛暴以殘民者無矣柔而不過其則則委靡而縱惡者亦無矣如是而又不忘乎學問之懿進脩之力今善著於外恭敏主手內將肅肅之命以成明明之功則於仲山甫豈遠哉世之君子過於用剛者多矣而予則有見乎此其無乃不知兩務也乎仰善慎擇之而已

梁先生之政既二十五年其子候官令叔蒙刑部員外郎叔車編次遺文為十六卷屬直為之序直與先生居同里且有連步從先生遊而辱教為多其何敢辭先生於秦和為儒家代以文學顯至先生尤俊邁不羣嘗從先叔祖會憲公子啓受詩經而其伯舅陳公仲述亦以古文有盛名先生皆獲承教凡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而於左氏傳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每注意焉性命道德之與文章著述之妙多其所自得而究之以奇氣發之以逸才沛然莫之能禦遂以文名縉紳間同游雖多獨與少師楊公士奇景相好有麗澤之益永樂初脩

高廟寶錄先生徵自縣令與執筆其間據事直書精切詳雅書成授翰林及脩永樂大典又命先生為總裁該貫

### 古今細大畢錄時

太宗皇帝在位德化大行天下清寧民物咸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和氣充溢嘉祥荐臻文學侍從之日皆形諸歌頌及朝廷有所述作先生與二三閣老寶冠絕一時四方求文字者必求之先生蓋先生之文溫厚和平而豪壯迭宕之勢寓焉如江河之流汪洋恣逸一與風迥則波瀾動興魚龍百怪出沒隱見可喜可愕真當代之傑作也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雅知先生而親任焉嘗賜詩以嘉之先生孝友忠信平易正直而言行必由道其在侍近風夜數褊竭誠無隱凡所言於

仁宗者皆本於仁義他非所及也竊嘗論之大之生賢以文行名世如先生者實關乎世道不偶然也

初清明純厚之氣始發而先生得之以生加以世澤之  
師友之懿篤志力學遂為名儒鋪張肇造之洪休贊  
明之偉烈勤之金石傳之後世而其餘力又以足夫天下  
之人之所欲於手是豈偶然者哉先生名潛子用之泊菴  
其號也初舉鄉貢進士為蒼溪訓導以言天下一大計擇為  
令歷四會陽江陽春皆有治聲遂入翰林為備謨陞侍讀  
兼春坊贊善而終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直故詳而書之以為文集序使讀者有考焉

送周尚書致仕南歸序

予友工部尚書周公恂如巡撫南京畿內及河水諸郡久  
矣殫心竭力思所以利國利民不知其年之久而身之病  
也然猶屢不少懈

天子聞而憫焉俾致其事以法既得祭歸故鄉士大夫  
素相厚者皆為喜徵子言以贈行子嘗究公之心而述其  
所為有以知其甚難者蓋巡撫之職以安民為本而亦以  
賦稅為務此國之大計公之所履上之所簡任也天下  
諸道人民之衆賦稅之重蘇為首松次之他郡又次之其難  
可知矣為細民者皆盡力以輸稅而不盡以歸公上蓋有  
為之盡者自昔以來積滯至累百萬惟俟恩霽而免焉俗  
習既久以為當然至公則思所以除其弊報稅之入必稽  
其正耗而悉徵之雖大豪不少貸於是而通制之具宜出納  
有法輸送以時幾二十年無會合負者積其奇賦命主守  
者謹視之凡恤民隱供軍需備公廨學校橋梁河溝應承  
然於民者皆不取惟於此取焉民知輸稅而已他一無所

及嬉然皆得以安其生議者謂蘇松諸郡之民必無失業亦無負租僅於公巡撫自見之則公之功豈少也哉夫天下之事必用天下之才有才足以任事矣然顧計利害重愛惜其身而不肯深任焉卒使事功不立而上下或失望則為天下者何取焉公不為身謀而專意為國其兩建立表然在人耳目君子論當世巡撫之賢莫踰於公而歎夫繼者之難也然予於公則有難為別者永樂之初同取進士入翰林今四十八年當時同列惟予二人在予忘老病乞身者屢矣然皆不許而公乃得先往焉則予何能釋然於心哉雖然聖德如天曲成萬物予之朽質豈不在一物之數邪雙崖之下從公游有日矣故書此為贈使以人知公之非苟然者而亦以致予意云

### 秦和陳氏族譜序

應天府丞陳公宜重脩其族譜既成書矣因子子積采北京屬為序陳之苗裔蓋本於有熊而蔓衍於天下其自金陵徙居秦和者縣唐大理評事驪始至于今二十一世將六百餘年子孫散處邑中蓋繩繩螻螻他族罕能及之自古大家世族必有宗法以屬其子孫使悠久而不紊迨宗法廢而族無所統於是其有譜牒以正其本聯其主又其專祖睦族之大者也尊祖仁也睦族義也尊祖睦族云仁義之道行焉陳氏作譜屢矣而族屬之多生息之繁以任過來續有莫可勝既者不詳究而備書則將有若塗人之數此公宜之譜所以不可不作也陳氏之族盛矣自祖公視之其初本一人之身正倫理篤恩義當何如其至也則凡同出



於一源者雖有華早貴賤貧富之殊豈可畧而不書乎而不書畧而不書非祖宗之心仁義之道也昔之作譜蓋有二者矣公宜其加意於是哉子嘗觀之陳氏之前輩長者多以官業著而自科目顯者尤多至於六七十人而未已此詩書之澤仁義之教也子二族世有連其所以期望者益遠且大晉亮宣子自謂保姓受氏歷虞夏商周之世既久而蓋顯自以為不朽矣而魯叔孫豹謂之世祿非所謂不朽所謂不朽者在乎立德立功立言立者卓然示法於工八後世而不可泯者也公宜為此譜其尊祖睦族之心存乎矣尚亦勉其所立哉為陳氏之子孫而皆勉之則此譜傳之百世有耀矣故為序諸其首

湘江雨意圖詩序

然其戴文進雅好竹嘗於竹間作室以居自謂不可一日無也及來北京而土不宜竹居間處獨蓋未能忘于心其文夏仲昭嘗欲娛適其意為作三圖長皆踰二尺而蒼然玉立隱見於烟雨空濛之中有瀟湘千里之勢焉名之曰湘江雨意文進甚喜曰凡吾之託好於竹者欲適意焉耳今得此意亦適矣何必眷眷於舊哉少保黃公為之記士大夫多為賦詩文進持以求予序予與文進同其好者也予家泰和城西溪上舊有竹萬竿先大父作亭處其中當時名公歌詠之歲久蕪廢近稍脩復舊觀鬱然可樂也而予乃竊祿京師不得以歲月慶焉其往來于懷蓋亦與文進同也今年於私第作小軒名之曰水竹居求仲昭作巨幅置壁間公事之暇飲食起處必於是宛然故園風致也

茲復於文進見之然則使予二人居京師而兼有林泉之適者非仲昭之力歟雖然古人之託意於物者真有益於已也故君子於竹儼德焉以其清虛勁直可尚已能取諸物以求益雖似猶真也不然雖真奚適哉故予於仲昭之畫蓋以為德之勵而不敢忽焉文進與予同其好亦必與予同此心者矣故為序其詩而相與道之

送曾用礪序

用礪予交也其家縣北門而予家西門相距僅五里許予年十六七數與其兄弟往來及仕而暫歸其交好益篤淡而不厭居閒無事相與論前言往行或登高閣臨清流遐觀遠覽以自快興有所適則超然忘返其意氣莫逆也予來京師蓋久用礪處鄉邑其跡雖疎而心表嘗繼今皆已

老矣固嘗自謂用礪之祖父皆醇厚樂義其田園池沼雖不若王濟仲石季倫然視中家之產或過之於養老慈幼賓祭婚冠諸用可不求之外而足况又當太平之時

聖天子在上以仁育萬方常賦之外利徵力役無一毫及民者用礪於此時有以足乎內而無憂乎外優游閭巷之間其樂可勝道邪然獨計之用礪今年已六十四屹然前輩長者也向之交游今多不在用礪所與為樂者無幾人然處善循理忠信之士蓋無時無之用礪擇而與之游則庶幾能長有其樂矣予長用礪一歲而衰病日加誤蒙大恩才不稱位夙夜憂懼不敢自寧思殫心竭力以圖報萬一然後乞身而歸復與用礪杖屨逍遙從田夫漁父醉醲飽鮮擊壤鼓腹咏歌

聖化以傳之後世使知今之盛治足以繼唐虞蓋天下之  
樂莫有加於此用礪之心當必與予同也予與之別又二  
十餘年今一見而遽去有不佞已於言者故書予意如此  
以送之龍淵魚浦之間用礪其後予來也

抑菴文集卷之六畢